

662345-5



死难烈士万岁

——雨花台革命烈士故事

死难烈士万岁

——雨花台革命烈士故事

南京市文化局创作组

江苏人民出版社

目 录

鼓舞青年前进的榜样张贵强(1)

——恽代英烈士的故事

为了最崇高的革命理想艾子悦(27)

——邓中夏烈士的故事

巍巍韶山一青松曾立平(45)

——毛福轩烈士的故事

忠坚如钢张震麟(60)

——刘亚生烈士的故事

“永是勇士”陆 苇(81)

——郭纲琳烈士的故事

把生命的每一秒献给党蔡德伦 张贵强(103)

——黄励烈士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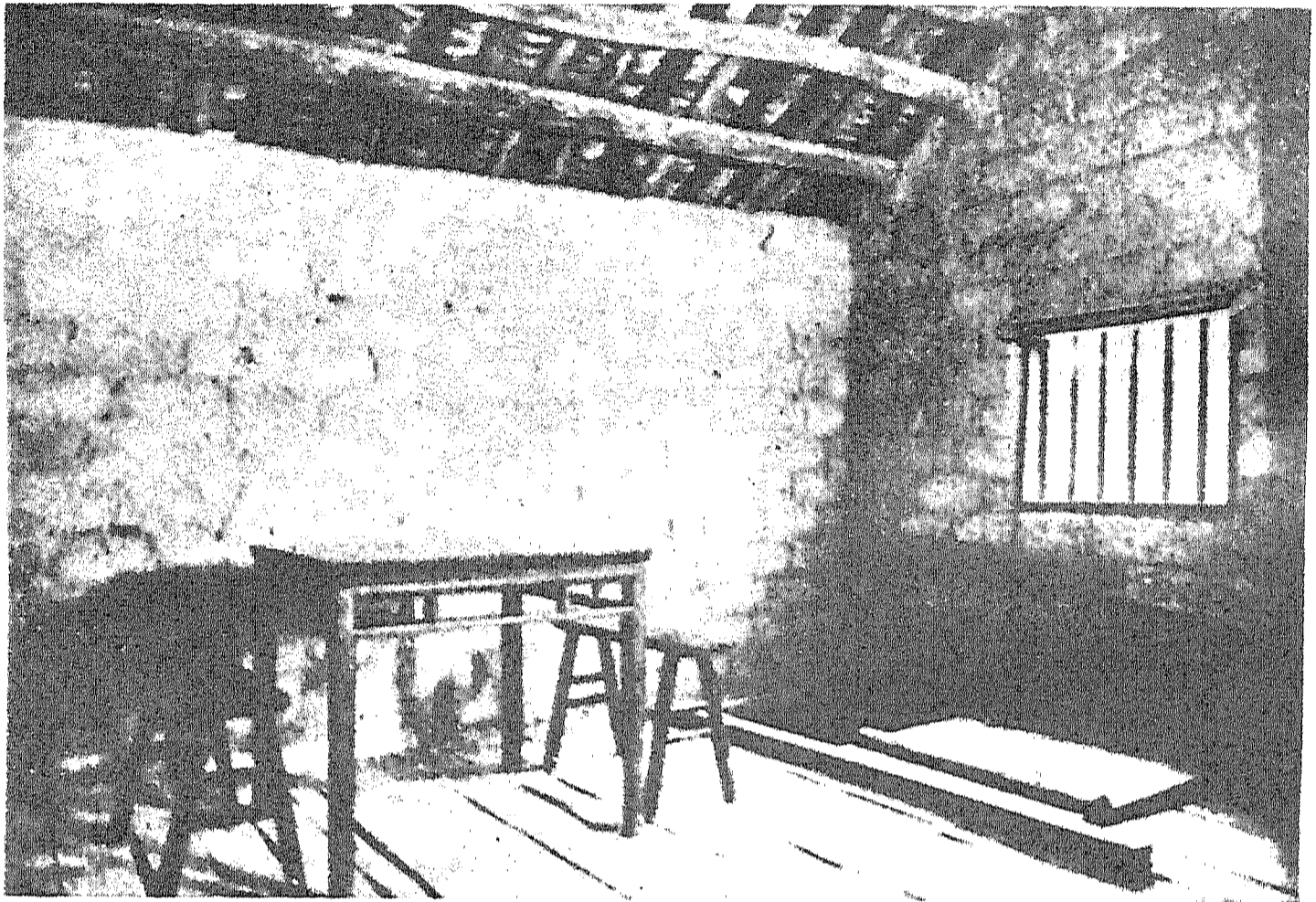
正气长存张震麟(120)

——高波烈士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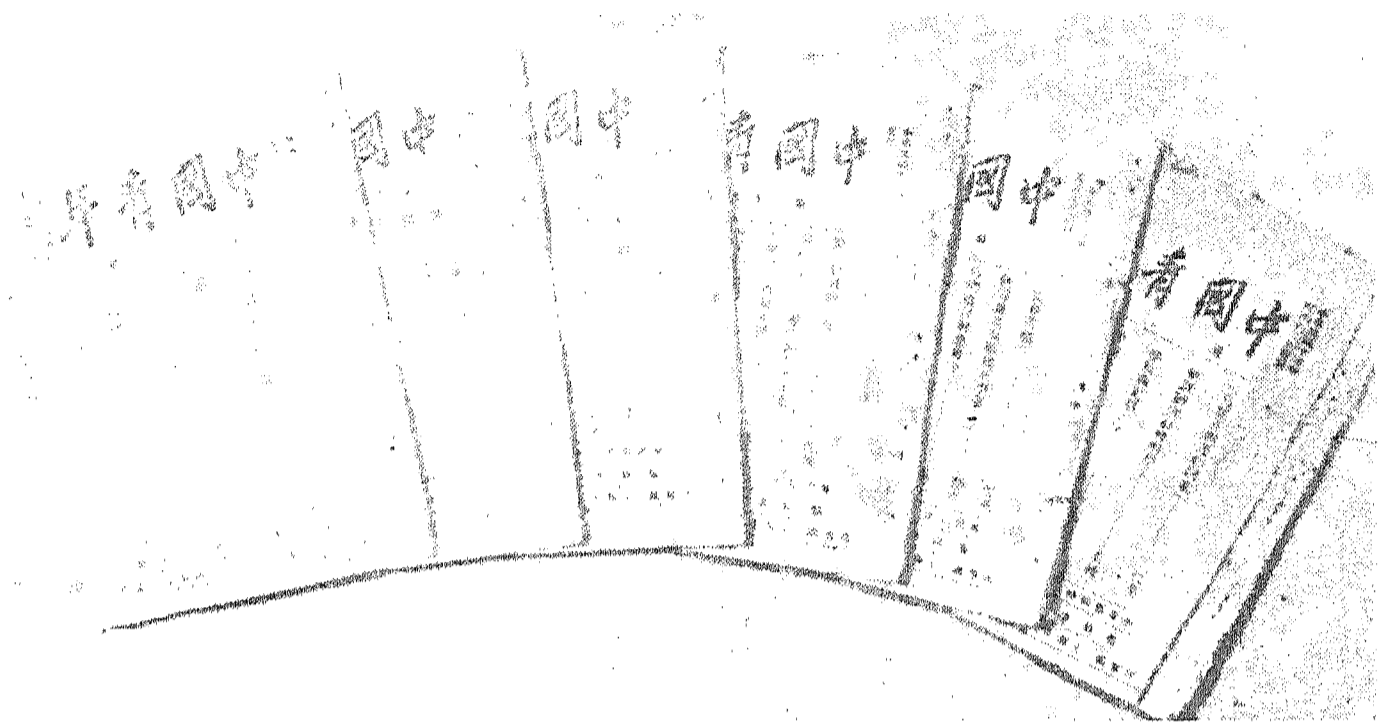
南京市少年儿童经常去雨花台凭吊革命烈士。

(周培良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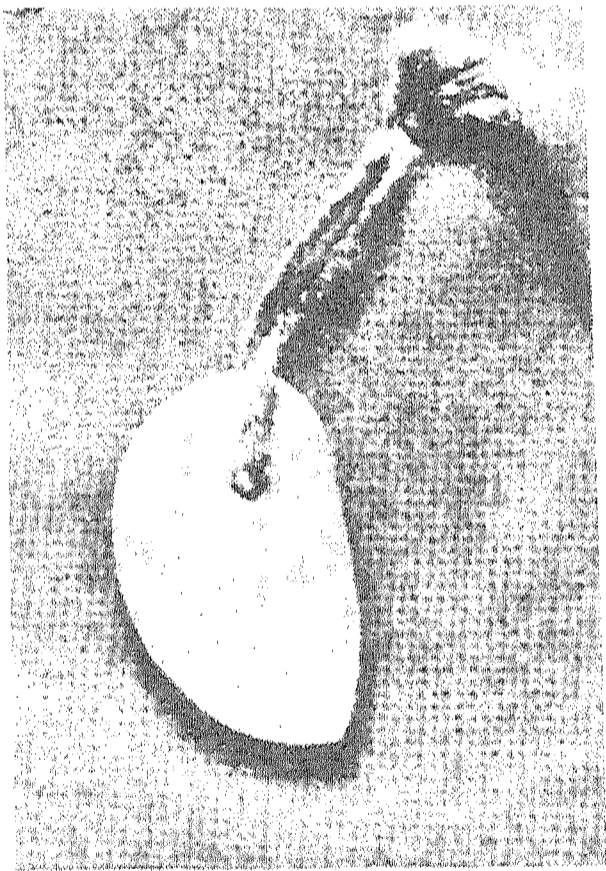


湖南省韶山毛主席故居的楼上。一九二五年六月，毛主席在这里亲手创建了中共韶山支部，毛福轩烈士任第一任党支部书记。

(本书所用照片除署名者外，都是雨花台烈士陵园管理处供稿)



一九二三年十月，恽代英烈士在上海创办《中国青年》杂志，对广大青少年进行马列主义教育。



郭纲琳烈士在狱中用铜钱磨的“鸡心”，上面刻着“永是勇士”四个字。



邓中夏烈士著作《省港罢工概观》的封面。封面题字及漫画，都是邓中夏烈士的亲笔。



韶山松林深处老豹畲(yú 音于)的一个山洞。一九二七年，毛福轩烈士曾经住在这个山洞里，坚持开展地下斗争。

邓中夏烈士在中学时期，用淡靛水画在布上的“醒狮图”。



郭纲琳烈士在狱中绣的枕头套，上面用英文绣的“为真理而战斗！”

To the
for truth!



鼓舞青年前进的榜样

——恽代英烈士的故事

张 贵 强

走十月革命的道路

一九一九年，二十四岁的恽代英在武昌大学中学部任教导主任。

一天傍晚，恽代英到长江边散步。他沿着江边的马路慢慢地走着。宽阔的长江，水势浩荡。一轮鲜红的落日，悬挂在龟山和蛇山之间。晚霞中，山上郁郁葱葱的树木金光耀眼，浩淼的江水红光闪闪。祖国的山河多么秀丽壮观啊！可是，在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下，帝国主义象野兽般蹂躏着祖国的山河：武汉城里租界棋布，外国巡捕可以任意鞭打中国人，中国政府却不管不问；码头边，停靠着外国的兵舰、商船；中国的商船、民船经常被外国兵舰撞翻；长江沿岸，帝国主义开设的兵工厂、丝厂、麻厂、布厂、洋行、银行……，象一群猛兽张着血盆大口，贪得无厌地吞噬着中国人民的财富，多少劳苦兄弟沦为它们的奴隶；遥

望远处，帝国主义修筑的铁路，象一条条毒蛇贪婪地吮吸着中国人民的骨髓……。广阔富饶的祖国河山，竟成了帝国主义任意宰割中国人民的屠场，中国随时都有亡国的危险啊！

恽代英走着思量着，不禁攥紧了拳头。“不忘国耻”、“拯救祖国”的强烈愿望激荡着他的心弦。

回到家中，他拿起一本《新青年》杂志翻阅起来。当他翻到李大钊同志写的介绍苏联十月革命的文章——《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时，认真地读起来。

他的书桌上，堆了许多当时刚刚传入中国的马列著作，还有李大钊同志编辑的《每周评论》、《新青年》，以及毛泽东同志编辑的《湘江评论》等进步书刊。为了寻求革命真理，他省吃节用，想方设法购买书刊，常常通宵达旦地进行学习。

夜晚，屋里显得格外气闷。汗水浸透了他的衣衫，他仍然专心致志地看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恽代英看了李大钊的这段话，兴奋极了。他想：俄国的革命开创了人类的新纪元，中国为何不能走十月革命的道路，掀起一场革命风暴，撵走那些吃人的豺狼虎豹，让工农大众掌握政权呢？“能！一定能！”他想着想着，心中豁然开朗，对未来充满希望。

“代英在家吗？”

忽然有人敲门，他赶忙站起来，开门一看，原来是武昌大学的一个同学，便热情地把他迎了进来。

这个同学，平时对恽代英很尊重，特别爱看恽代英在《东方杂志》、《教育杂志》、《少年中国》等进步刊物上发表的文章，也常来找恽代英讨论救国救民的道理。他进屋后，诙谐地笑着说：“又是什么好文章把你吸引住了？”说着就把桌上的《新青年》拿了起来。看了一会，他把刊物放下，用征询的口气对恽代英说：“你赞成列宁的主张吗？”

“我拥护无产阶级专政，拥护布尔什维克主义，拥护苏俄！”

“那你准备为无产阶级事业奋斗了？”

恽代英态度明朗而又坚决地答道：“我活一天，必为人类做一天事，而且必定要取得一天的成效……”讲到这里，他激动地站起来，接着说，“代英决不欢迎失败，但也决不光凭理想办事。我要永远不忘记最高理想，脚踏实地地干好每一件革命工作，扎扎实实地将革命推向前进，以求最高理想的实现……”说到这里，他若有所思地望了望窗外，“如果在追求实现最高理想的道路上，我不幸遇到挫折，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但我坚信我的朋友们一定会继续为人类做事。只要这种精神代代相传，我们的革命理想终有一天会实现。”

那个同学见恽代英脸上激动得泛起红光，深深地被感动了。他深知恽代英从小就酷爱追求真理。中学时代，他不满意北洋军阀政府的反动统治，曾立下“四大志愿”：改造自己、改造家庭、改造社会、改造国家。为了实现这“四大志愿”，他从生活小事上做起，严格

要求自己。他规定自己要关心时事，不抽烟，不喝酒，不说谎，每天坚持做有利于群众的好事。他还把同学组织起来，学习新文化，开展对自私自利、腐化思想的抨击，每天晚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互相勉励，做一个“利群的人”……。

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象一声春雷震醒了沉睡千年的中国大地。全国掀起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风暴。

五四运动中，恽代英写了大量的宣传品，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斗争。他走上街头发表演说，串联了十八个学校的师生举行罢课，并领导了武汉三镇的反日大罢市。

为了推进革命，他以笔作武器，经常写文章，介绍革命思想，抨击反动思潮，用以唤醒群众。他把穷苦学生组织起来，创办了“利群书社”和半工半读的“利群织布厂”，还出版了《互助》、《新声》等刊物，积极传播新文化。

在恽代英领导下，“利群书社”不仅成为长江沿岸青年运动的核心，也是长江沿岸新文化活动的中心。恽代英的名字传遍了长江中下游。河南柳林师范、安徽宣城师范、四川泸州师范纷纷来信聘请他去讲学。

恽代英决心到人民群众中去接受教育，增长才干，从事革命。于是，他毅然踏上了新的征途。

传播革命火种

一九二〇年深秋。

深灰色的天空笼罩着皖南大地。秋风阵阵，摇晃着脱尽了叶片的枯枝；秋雨绵绵，象是一位饥寒交迫的农妇流着泪在诉说辛酸的往事……

恽代英和他的伙伴挑着担子，在一条从码头通往宣城师范学校的泥路上，急匆匆地走着。他们的身上被雨水淋湿了，肩上的担子显得格外沉重；脚底下直打滑，每走一步都要付出很大的力气。

到了宣城师范学校，恽代英敲开校门，把校长的聘请书递给前来开门的门房老工人。老工人一看呆住了，心想：校长一大早就带着几位老师雇了挑夫到码头上去接恽先生，现在校长未到，恽先生怎么自己挑担来了呢？因此，他疑惑地问道：“你是恽先生的挑夫吧？”

“我就是恽代英。”

老工人一听，诧异地上下打量着恽代英，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因为他早就听说恽代英是位赫赫有名的人物，有名的人物怎能自己挑担走路呢？怎能穿得这样简朴呢？老工人颇有感慨地把恽代英请进了校门。

“恽代英来了！”这消息象长了翅膀一样，迅速地飞遍了全校。学生们蜂涌而出，都想早一点看看这位全国闻名的革命家。可是，大家到恽代英的房门前一看，都暗暗地你捅我一下，我捅你一下地议论开了。恽代英白净面孔，前额宽阔，耸直的鼻梁上架着副深度近视眼镜。一看这样子就知道他是个有学问的先生。可

是他穿的却是一身粗布衣衫，裤脚高高卷起，布鞋上沾满了泥巴，这又完全象个乡巴佬啊！同学们不由得呆住了。

“他真是恽代英吗？”

“可能是挑夫。”

“象个乡巴佬……”

恽代英正在屋里打扫房子，听到这些议论，忙笑着走了出来。

同学们见他很和蔼，又很亲切，都咯咯地笑了。

几天后的一个早晨，校长请新来的教导主任恽代英给全校师生讲话。

学生们早早地站好队，排列在操场上。校长走上台，说完开场白，刚讲了声“现在请恽先生讲话……”台下就响起暴风雨般的掌声。

素衣布装的恽代英，这时微笑着走到台前，第一句话便是：“我是一个乡巴佬！”台下学生们立刻笑了起来。

稍许平静后，恽代英说：“校长叫我恽先生，”他回头望校长笑了笑，接着做了个断然的手势，又接下去说，“从今后，我们把它改了吧，你们就叫我代英好了，叫我代英！”

师生们起先以为听错了，有些发愣，但很快意识到恽代英是在提倡师生平等的新思想，于是全场又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

“……中国已处在列强蚕食的时代。中国这个腐败的政府，只知仰赖帝国主义的卵翼，任其宰割，中国

的腐败政治不彻底改变，封建势力不彻底铲除，帝国主义不坚决打倒，中国人民就决不会有出头之日……”

操场上鸦雀无声，几百双眼睛集中在恽代英身上，几百颗心随着恽代英感人肺腑的话语激烈跳动。

“……在这民族存亡、国家危急的时刻，难道大家还不疾首负起救国的责任吗？……我们的学校应该使学生们知道他们是为人类服务的人……”讲到这里，他举起左手，把声音放得更大了，“从现在起我们要养成一种新道德，就是怎样做人——做一个新青年，怎样做大事——救中国！”

学生们情绪顿时沸腾起来了，象一堆干柴点着了火一样，人群中爆发出热烈的欢呼。没等恽代英走下讲台，学生们就一涌而上，亲切地呼喊：“代英！代英！”把他紧紧围住。

由于恽代英的到来，宣城师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全校成立了十多个“研究会”，经常举办“哲学讲座”、“阶级斗争史讲座”、“政治经济学讲座”，师生们共同探讨革命理论。恽代英在师生中享有很高的威信，但他十分谦逊温和。上课时，他总是先让学生们充分发表意见，然后耐心地对他们讲解革命道理。下课时，他和学生们一起参加劳动，一起打球，一起吃大锅饭，到大澡堂洗澡。他十分关心学生们的思想变化，经常找学生谈心，向他们讲解马列主义理论和十月革命的经验，帮助大家学习《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马列著作。他每月的薪水和稿费上百元，可是他从不乱花，经常用

来购买进步书刊，供学生们学习，或者用来资助穷苦学生。他对学生们说过：“我身上没有一件值钱的东西，除掉一副近视眼镜能值若干钱外，就是身上的磷，也仅仅能做几盒火柴。”

恽代英把自己的一切贡献给了革命。他编写的剧本《工农商学兵大联合》，学生演出后，轰动了全城。他经常带领学生到农村去作调查，对四乡农民讲解革命道理。宣城师范象一面鲜艳的红旗，吸引着远近十多个县的进步青年，他们纷纷结队来宣城师范听课，参加宣城师范学生们举办的各种讲座，有时还邀请恽代英到他们学校去演说。

有一次，恽代英到镇江一所学校去演讲，快开讲时，校长装出一副为难的样子对他说：“恽先生到敝校讲演，本人十分欢迎，只是当局早有命令，不准进行赤化宣传。此地是学校，师生们吃饭要紧，请恽先生不要讲革命。”

“师生们要吃饭，就不准讲革命吗？”一个学生气愤地质问校长。

校长一听，沉下脸来说：“我已有言在先，如何办是好，请你们自己决定吧。”

这话分明是讲给恽代英听的。他希望恽代英一走了事，免得惹麻烦。

恽代英不动声色地看了看操场上挤得满满的听众，不仅有镇江各校的学生，而且有远道赶来的工人和农民，他们站在凛冽的寒风中，就是渴望能听到一些革

命的道理啊，怎么能不讲革命呢？想到这里，他冷冷地瞥了校长一眼说：“我今天不讲革命。师生们要吃饭，那我就讲讲吃饭问题吧！”说着便大踏步地走上了讲台。

“人，每天都得吃饭，一日三餐，不可缺少。这个问题对于人的生存关系极大，不彻底解决，就不能生存。但是我国两千多年解决得怎么样呢？”恽代英从历史谈到现实，从工人谈到农民，以生动锋利的语言，淋漓尽致地揭露着封建地主和资本家对工农的残酷剥削；他声泪俱下地描绘了工农以野菜充饥，清汤填肚，每年有大批人饿死荒野的悲惨情景。他一口气讲了几个小时。他的话在大家心里燃烧起烈火。大家耳朵里听的虽然是“吃饭、吃饭……”，但心里想的却是“革命，革命……”

革命的烈火终于在皖南燃烧起来了，四乡的农民掀起了反对土豪劣绅的热潮。在谷仓的一次群众大会上，恽代英怒斥土豪劣绅是军阀的走狗、封建势力的代表，号召农民起来“打倒军阀，铲除封建势力”。吓得土豪劣绅连夜聚会，联名打电报给安徽督军张文生，要求严惩恽代英。张文生接电后，立即下了通缉令。

恽代英因此被学校解除了职务。他决心到四川泸州师范去继续传播革命火种。

码头上，师生们含泪为他送行。

有个教师劝恽代英说：“你在一地专心教学多好，免得这样四处奔走，担惊受怕。”

恽代英深情地对他说：“你要知道，教学是一回事，传播革命种子又是一回事。后者是比教学更重要的事呀！”

另一位教师知道恽代英有远大抱负，就劝他说：“你既然要干一番大事业，何不出国留学呢？”

恽代英无限感慨地望着波涛滚滚的江水，情绪激昂地说：“中国不需要镀金的学者，摆在黄埔滩上让外国人欣赏，而是需要披荆斩棘以利天下的革命者！”

青年的引路人

一九二一年夏天，恽代英在湖北黄冈林家庄，召开受“利群社”影响的各地青年的代表大会。毛泽东同志在长沙主持的“文化书社”也派来代表参加。会上成立了“共存社”——湖北最早的马列主义小组之一。

七月一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成立了。恽代英闻讯立即解散了“共存社”，带领绝大多数社员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一九二三年党派恽代英到上海，担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宣传部部长，并负责创办《中国青年》。在恽代英的努力下，十月二十六日《中国青年》问世了。这是当时以马列主义教育、团结青年的主要宣传阵地。恽代英针对青年的特点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写了大量的文章，通俗地介绍马列主义，帮助青年和各种反动思潮作斗争，并教育青年怎样做人，怎样从事工农运动，引导青年投身革命。他的文章具有惊人

的说服力，青年们都争相传阅。他还经常深入群众，发表热情澎湃、生动锋利、鼓动性和逻辑性都很强的演说。他的名字有着强大的号召力，成为一代青年最爱戴的领袖之一。

当时，恽代英住在上海一间狭小的亭子间里。屋内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两张凳子，床头和墙边堆着许多书报杂志。这间简单的亭子间很快成了青年们讨论革命道理的场所。他们三五成群地来找恽代英，恽代英总是热情地接待他们。冬天，恽代英请他们坐在床上；夏天，在地上铺张席子，让大家围坐在一起，无拘无束地促膝谈心。恽代英和蔼地回答青年们提出的各种问题，与青年们谈人生、理想、前途……，常常是一批未走，又来一批。青年们感到从恽代英这里能获得丰富的精神食粮，都把他看作革命的引路人，有事就来找他商量，有活动就来请他参加。

一九二四年深冬的一个夜晚，鹅毛般的大雪铺天盖地。恽代英从工人住宅区演说回来，见门缝里插着张纸条，打开来一看，原来是今晚有伙青年在一个地方开会，邀请他前去参加。他收起纸条，屋没进，转身就往条上指定的地点走去。

街上，雪下得正紧。刺骨的寒风卷着雪花直往脖子里钻。他光着头，身上穿的很单薄，又由于他身患结核病，所以一路上咳个不停。赶到会议地点时，他已成了一个雪人。

青年们见恽代英来了，喜出望外地从屋里跑出去，

帮他扑打身上的积雪。

恽代英走进屋后，有一个青年倒了一杯热水递给他，并且兴致勃勃地对他说：“我们成立了一个小团体，大家推我当头目……”

恽代英接过茶杯，望着大家诚恳地说：“我并不劝你们组织一个小团体来出风头，尝一尝做小头目的滋味；我劝你们组织一个小团体去伺候工农，为工农群众服务……说到救国那是很好的，但中国不是我们几个青年学生所能救治的，我们必须依靠工农群众，与工农相结合，这才有力量……”讲到这里，他微微地点着头，亲切而和气地环视了大伙一眼，“你们要做一个革命者，我看第一件事就是要投身革命事业，培养自己的革命感情……一句话，就是要深入到群众中去，接受教育、吸取知识、获得力量，而不是站在工农群众运动的外面，做一个运动‘专家’。”

他这一席话，说得青年们心里热乎乎的。大家都觉得深入工农、为工农服务是最重要的事，于是便热烈地议论起来。

一个青年说：“我们深入工农，首先要帮助工农克服封建意识，不然的话，他们就不可能投身到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洪流中来。”

另一个青年接着说：“特别是农民，封建意识浓厚，到现在还裹小脚、拜菩萨，这能反封建吗？”

“我们要下乡去打菩萨、放小脚，把农民从封建偶像的统治中解放出来……”

恽代英认真地听着青年们的议论，他深深地爱上了这些青年。这些青年心里有股革命的激情，身上有股革命的干劲，最少保守思想，但可惜都还很幼稚，很天真……他这么想着，笑呵呵地问道：“菩萨与小脚妨碍农民革命吗？”

青年们一下子静了下来。不等大家回答，他又问道：“农民最关心的是什么？是菩萨、小脚吗？”

青年们谁也答不出来，目不转睛地望着他。

“农民最关心的是收成的好坏、租税的轻重，是拉夫、派款……”恽代英扳着指头数着。接着，给青年们讲起了农民的生活情况，最后说：“你们不了解农村的现状，不了解农民的心理，所以说话做事总搔不到农民的痒处……我们要为农民服务，就必须了解和熟悉农民……我希望你们一切活动不要轻率从事，办一件事总要考虑周到，持之以恒，一面进行，一面研究。”

青年们聚精会神地听着，恽代英的话深深地打动着他们的心。

夜深了。马路上已很少有行驶的车辆。白雪落满了屋顶、街道，北风把一股股寒气吹向屋里，浸入肌骨。青年们紧紧地围着恽代英坐着，脸上热乎乎的景象围在火盆旁一样，一个个虽然脚趾冻得发麻，但谁也不跺一下，生怕发出响声。

恽代英把革命的希望寄托在青年们身上。

他针对在座的青年大多出身于非无产阶级家庭的特点，告诉他们，参加革命是容易的，坚持革命到底

却很困难。决心从事革命的人要想坚持革命，永不变节，必须下功夫办两件事，他说：“第一，要卖阶级。就是要下决心做旧社会的叛徒，拿出勇气做封建家庭的逆子，将从旧社会带来的污垢洗涤个干净。第二是降身价。放下少爷架子，丢掉书生气，到民间去，到工人农民中去，到军队中去，用革命的烈火将自己锤炼成钢铁般的坚强战士！”

听到这里，青年们再也坐不住了，虎地站起来，大声说道：“我们一定走革命的路，用革命的烈火将自己锤炼成钢铁般的坚强战士。”

恽代英满意地笑了，望着这些生气勃勃的青年人，心中充满了希望。

严峻的考验

一九二六年，党派恽代英去广州担任黄埔军官学校政治总教官。不久，随北伐军到武汉，任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总教官。

在北伐军节节胜利的大好形势下，钻在革命营垒内的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发动反革命政变，疯狂地屠杀共产党人。但是，正如毛主席所说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

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三日，党通知恽代英乘船赶到南昌去，参加南昌起义的领导工作。

恽代英接到通知后，立即做了出发准备。但他十分担心在北伐军中工作的共产党员同志们，决定立即去看望他们一下。

大街上岗哨林立，枪声不断，警车刺耳地尖叫着在大街上飞驰。恽代英机警地躲避着敌人的搜捕，穿街过巷赶到一个在北伐军中工作的共产党员家中。

那个同志开门一看，惊异地说：“敌人正在四处抓你，已发了通缉令，你怎么还不走？”

恽代英向屋里一望，只见里面都是北伐军里的共产党员，便高兴地走了进去。大家见了他，都着急地说：“你到处发表演说，认识你的人多，太危险啦……”

“我来看你们，不是谈个人安全问题的！”恽代英严肃地止住他们的话，接着坐下与他们谈起了军队工作，一再指示他们要“掌握好军队，与士兵同甘苦，热爱士兵，关心士兵……”

这时，远处传来一阵激烈的枪声，紧接着刺耳的警笛声在街上响起。恽代英愤怒地望着窗外，转过脸来坚定地对同志们说：“中国革命的旧的联合阵线破裂了，但只要我们意志坚定，主张明确，真正能团结群众，新的联合阵线不久还会建立起来，丧失了的阵地会逐渐恢复起来。”他以十分鄙视的语调接着说，“让那些胆小鬼去做逃兵，去变节、卖友求荣罢！让他们在那阴暗的角落里去‘悲痛’，去‘自由’罢！这是历史先生对我们党、对我们每个革命战士进行无情而最严格的考验的时候！”说到这里，他目光炯炯地望着大家，停了

一会，又突然问道：“你们经得起考验吗？”

“经得起！”大家异口同声地答道。

恽代英赞同地点了点头，说：“信心是建立在决心上面的，最好的愿望要在实际中得到证明，还要时间，五年、十年、二十年、五十年之后，还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今天，我们不讨论这个问题，我们还是来研究创造历史的问题吧……”接着他脸上又恢复了平时常见的那种风趣而和蔼的笑容，和大家谈起今后的工作……

傍晚，当落日的余辉映红了江水的时候，恽代英秘密地登上一艘兵舰，星夜赶往南昌。

七月三十日，南昌起义的准备工作在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刘伯承等同志的领导下基本完成。

八月一日凌晨，南昌城里响起了起义的枪声。激烈的枪声震撼着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庄严地向全世界宣告：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革命人民，拿起枪杆子，为无产阶级的解放而战斗了！

八一南昌起义时，恽代英同志任主席团宣传委员会代主席。

八月二日下午二时，在皇殿侧体育场召开了有五万多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庆祝八一起义的胜利。贺龙、叶挺、恽代英及各界代表坐在主席台上。会场上彩旗蔽日，欢声震天，到处洋溢胜利的歌声，广大群众满怀革命豪情，不断地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蒋介石”等口号。

南昌起义的胜利，使国民党反动派大为恐惧。蒋介石慌忙从南京、武汉、广东等地调集反动军队，开往南昌，妄图消灭起义部队。在南昌起义面临反革命势力包围的情况下，前委决定退出南昌，进军广东，建立广东根据地，准备再次举行北伐。

八月三日，起义部队开始撤离南昌。

这是一次十分艰难的战略转移。沿路山峦起伏，天气酷热，部队缺医少药，粮弹匮乏，再加上敌军前堵后追，部队损失很大。

在这严峻的考验面前，恽代英始终和战士们在一起，处处作榜样。他精神饱满地走在队伍的前头，情绪激昂地不时领着战士们唱歌、喊口号。在火毒的太阳下，他的衣服湿了又干，干了又湿，厚厚的结了一层白盐霜。每天一百多里的急行军，走得人又困又乏。可是恽代英毫无倦意，一边走一边做工作，他对战士们说：“世界上没有一帆风顺的革命。创业是艰难的，敢于创业的人，便不应计较困难。”又说，“只有奋斗可以给我们出路，而且也只有奋斗，可以给我们快乐。我们要忍受一切艰难困苦，咬着牙奋斗过去。”

部队攻占了瑞金。连日长途行军和激烈的战斗，使恽代英受尽了劳累，面色黧^(Lí音梨，黑里带黄的颜色)黑，人更加消瘦了，但斗志仍十分旺盛。部队一停下，他就领着战士们上街贴标语，向群众宣传党的政策。晚上，他还召集党的积极分子开会，给同志们讲解党的任务。

两天后，部队由瑞金向赣闽交界的古城出发了。天

上，乌云翻卷，电闪雷鸣，大雨滂沱。恽代英迎着大雨跑在队伍最前面，战士们见了说：“恽代英都不怕苦，难道我们还怕吗？”纷纷跟着他跑步前进。到两山搭界的山脚下，天上却是烈日当空，火毒的太阳晒得山石烙脚底。恽代英擦着汗，亲切地问战士们：“同志们，累不累呀！”

“不累！”战士们响亮地回答。

恽代英跳上路边的一块石头，用宏亮的声音对战士们说：“革命者一生，天天在战斗中考验……我们要斗争，不斗争就不能生存，我们要坚毅地从事革命，我们一定能胜利……”

“将革命进行到底！”

“打倒蒋介石！”

战士们深受鼓舞，喊起了口号，行军步伐迈得更快了。

“那时世界多么美妙啊！”

八一南昌起义后不久，恽代英遵照党的命令来到广州，参加广州起义的领导工作。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一日凌晨，在张太雷、叶挺、叶剑英、恽代英等同志领导下，广州工人举行了武装起义。仅仅两个多小时，起义部队就占领了市内绝大多数地区。

十二日，敌人从四面向广州扑来。帝国主义除了出动炮舰不断向广州市区轰击外，还派出海军陆战队

在长堤一带登陆，进行赤裸裸的武装干涉。

恽代英开完工农兵代表大会，急急忙忙地赶回指挥部。

一进门，就听到几个赤卫队长围着一个指挥官在嚷嚷，那个指挥官冲头冲脑地说：“怎么办，怎么办？还不是‘巴黎公社’、‘一九〇五年’！”

这句话的意思很明白，就是说起义象巴黎公社和一九〇五年的俄国革命一样，虽然很伟大，但一定要失败。赤卫队长们一听就火了，连礼也没敬，掉头便走。恽代英一把拦住他们，把他们领到一个房间，请大家坐下，亲切地问道：“为什么要生气呀，年轻人？”

赤卫队长们一个个怒气未消地争着说：

“我们打得很好，指挥部为什么还想撤退？”

“广州是属于镰刀斧头管的，我们不撤！”

“我们用鲜血打下了广州，就要用鲜血来保卫广州，决不能叫敌人回来！”

恽代英非常理解同志们的心情，耐心地说道：“我们应该看清问题的严重性，我们是乘敌人的空虚暴动起来的。现在敌人回过头来了，我们要坚守广州，力量不够，外无援军，内乏粮弹，因此不能不考虑新的部署。你们的部队应该做好撤的准备。郊区农民对我们已尽力支援了……”

“现在到处是敌人，我们能撤到什么地方！”一个赤卫队长心急火燎地打断了恽代英的话。

恽代英知道同志们担心革命的前途，坚定地

大家说：“对腐朽的旧势力，只有用枪杆子打倒它！抓住军队，就不愁革命没有前途……我们如果从北江转移到东江海陆丰，彭湃同志在那里，和他的农民自卫军配合，是可以创造出一个新局面的。东江群众打过军阀陈炯明，过去减过租，现在分了地主的土地，有斗争经验。贺龙、叶挺同志南征时留下部分队伍和一些干部，在那里成立了红军。他们在东江，你们在北江，彼此呼应，互相支援，谁说广东不是我们的！谁说中国不是我们的！”

恽代英这种高瞻远瞩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深深地感动了同志们。大家看清了今后革命的壮丽前景，开阔了眼界，一个个兴高采烈地赶回部队去了。

十三日，市内的战斗更加激烈了。

恽代英在指挥部里忙着给各个方面分配任务。黄昏时，他又碰见昨天来发火的那位赤卫队长，便迎上去说：“你们做好撤退的准备没有？”

赤卫队长一见是恽代英，忙敬了个礼说：“报告秘书长同志，我已经布置好了。”

“那很好。”恽代英询问了部队的思想情况，接着对他说：“现在，广州东南西三面都被敌人攻入了，你们可以北撤到花县一带，我通知彭湃同志与你们联系。”

“是！”赤卫队长敬了个礼，刚要走，恽代英又喊住他：“你相信这是‘巴黎公社’、‘一九〇五年’吗？”

“不，我们的起义决不会失败！”

“挫折是不可避免的，要经得起挫折，只有这样的

人才有再战的勇气！”恽代英信心百倍地说着，突然象发现了什么似地问道：“你是四川人吗？”

“是！”

恽代英风趣地说：“你们四川人有句俗话，叫做‘饿了三天饭，还要充个卖米汉’，是吗？”

赤卫队长笑着点了点头。

恽代英说：“这就是说人要有志气，有骨气！”讲到这里，他把话锋一转，“古人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假如我们和工农结合起来，下决心造三十年反，决不会一事无成的。我们的理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实现了，那时世界多么美妙！也许那时的年轻人，不易领会我们走过的令人难以设想的崎岖道路……我们吃尽苦中苦，而我们的后一代则可享到福中福。为了我们最崇高的理想——共产主义，我们是舍得付出一切代价的！”

恽代英说完，紧紧地握住赤卫队长的手，把他送到指挥部外。

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献身

一九三〇年，恽代英在上海担任沪东区行委书记。五月六日下午，他穿着一套兰布电工服，怀揣传单来到老怡和纱厂门口，等候该厂的同志，准备对他交代工作，并让他将传单带进厂内。可是，由于他戴着深度的近视眼镜，引起外国巡警的怀疑而不幸被捕了。

在巡警房里，恽代英化名“王作霖”，拒不承认自己的真实身份，被打得遍体鳞伤。回到狱中，他团结难友们，展开了一次绝食斗争，抗议敌人虐待政治犯，取得了胜利。敌人在他身上什么“犯罪”证据也没找到，又没认出“王作霖”就是恽代英，最后便以“普通工人擅自开会也有罪”判了他三年刑。

一九三一年二月，他被押解到南京，关在江东门外中央军人监狱。

这座监狱，从大门到牢房设置了十三道铁门，每道门外都架着机枪。难友们每天只能得到两餐吃不饱的霉米饭，连开水也不给喝，只有放风的十分钟里可以见到阳光。

恽代英在又暗又湿的牢房里，思绪万千，写了一首七言古诗：

浪迹江湖忆旧游，
故人生死各千秋，
已拚忧患寻常事，
留得豪情做楚囚。

阴森的牢房成了恽代英教育、培养革命战士的阵地。他从政治上、生活上热情地关怀每一个难友，巧妙地躲过看守的监视，组织狱中难友系统地学习党的纲领。没有课本，他使用通俗的语言编写了一本解释党十大纲领的小册子，帮助难友们学习革命理论。

有一次，一个刚来的大学生被敌人打得伤痕斑斑，他忍受不了这残酷的暴刑，想一死了之。恽代英知道

后，一面轻轻地为他擦拭伤口，一面耐心地给他讲革命的道理，讲革命先烈们抛头颅洒热血的英雄事迹。结果那个学生感动得紧紧拉住他的手，流着泪说：“我活一天，就要和敌人斗争一天，决不屈服于敌人的暴行……”

难友中，有黄埔军官学校的学生，有上海、武汉、广州各地的进步青年，他们大都听过恽代英的演说，从口音中，他们断定“王作霖”就是恽代英。可是，他们都绝口不讲，并暗暗地保护他。

有一次，难友们决定秘密举行“八一南昌起义”纪念大会，一致要求“王作霖”讲话。夜深时，大家悄悄地坐起来，把恽代英紧紧围住。恽代英压低声音，但情绪热烈地给大家讲了南昌起义的经过。

恽代英生动的叙说，把难友们的心带到了战火纷飞的南昌城。当他讲到起义军前后夹攻占领了天主堂时，难友们用手做成鼓掌的姿势，不出声地一个劲地“拍”了起来。

恽代英在监狱里坚持为党工作，党也在千方百计地营救恽代英。就在恽代英营救有望的时候，情况突然发生了变化。

一天，监狱里来了个獐头鼠目的家伙。此人就是有名的大叛徒顾顺章。他在一九二七年就认识了恽代英。在武汉被捕后，他无耻地出卖了组织，并被敌人派到调查科，当上了狗特务。他看到恽代英后，立即向敌人报告了恽代英的真实身份。

国民党反动派得知“王作霖”就是恽代英，大惊失色。蒋介石立即派了他的亲信伪军政部军法司司长王震南拿着照片来监狱核对，找恽代英谈话，想诱使他投降。

当恽代英知道顾顺章出卖了自己后，态度十分镇静，坦然地说：“我就是恽代英！”接着痛斥国民党反动派的卖国罪行，破口大骂叛徒顾顺章。

王震南暴跳如雷地吼道：“加重镣，严密监守！”随即把恽代英关进了单身牢房。

一九三一年四月二十九日中午十二时，狱中正要开饭，一群匪徒荷枪实弹，杀气腾腾地直奔关押恽代英的单身牢房而来。

监狱里空气顿时紧张起来，难友们端着碗，惊异地交换着眼色，一齐向单身牢房望去。

“带共党王作霖——”随着一声嘶叫，“哐当”一声，单身牢房的门被打开了。

监狱里一切响声全消失了，空气象凝固住一样令人窒息。

恽代英脚戴重镣，一步一步昂首挺胸地走出牢门。他瘦削的脸庞上微微露出笑容，两眼闪烁着坚毅的目光。

难友们含着泪水，挤在牢门的铁栅栏前望着恽代英。

恽代英深吸了一口气，从胸腔里迸发出嘹亮的战斗歌声：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歌声撕破了死一般沉闷的长空，震撼着每一个难友的心。一个难友冒着生命危险，向全狱大声宣布：

“同志们！王作霖就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 恽代英……”

监狱里的人顿时激愤起来。许多人不禁失声恸哭，大骂叛徒顾顺章，大骂蒋介石。

敌人吓得惊慌万状，赶忙用刺刀对着恽代英嗥叫道：“不许唱！不许唱！”

恽代英望了下寒光闪闪的刺刀，唱得更响了：

英特纳雄耐尔，
就一定要实现。

敌人慌忙把他拖到操场前的一块菜地里。

恽代英巍然屹立在菜地里，大义凛然地说：“蒋介石走袁世凯的老路，屠杀爱国青年，献媚帝国主义，较袁世凯有过之而无不及，必将自食恶果……”

敌人举起了枪。

“中国共产党万岁！”

“劳动人民团结万岁！”

口号声中，罪恶的枪声响了。

一枪又一枪……

当天下午，一篇悼念恽代英烈士的文章在狱中秘密传递开来：代英同志，我们一定踏着你的血迹前进，你的精神不死……

晚上，监狱党支部召开秘密会议，作出决定，号召全狱难友“应以代英同志的精神继续斗争！”

一九五〇年五月，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在悼念恽代英同志的题词中写道：

“中国青年热爱的领袖——恽代英同志牺牲已经十九年了，他的无产阶级意识、工作热情、坚强意志、朴素作风、牺牲精神、群众化的品质、感人的说服力，应永远成为中国革命青年的楷模。”

恽代英同志的高尚品质，将永远铭记在世世代代革命人民心中，他为共产主义事业英勇献身的彻底革命精神，将永远鼓舞着中国青年为完成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创的革命事业而英勇战斗。

为了最崇高的革命理想

——邓中夏烈士的故事

艾子悦

一九三三年十月中旬的一个凌晨，从国民党最反动、最黑暗的囚牢——南京宪兵司令部看守所里，开出来两辆汽车。前面一辆是一部黑色的囚车，后面一辆是装载着二三十个伪宪兵的敞篷卡车。出了看守所的铁大门，两辆车便嚎叫着向雨花台方向驶去。

随着囚车的飞掠而过，从那豆腐块似的小铁窗里传出一阵阵激越高亢的《国际歌》声。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当时天刚蒙蒙亮，街上的车马行人还不多，只有一些赶早市的小店铺在忙碌着。听到歌声，人们立即放下了活计，停住了脚步，气愤地注视着飞驶而去的车辆。自从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这鬼车一叫，人们就知道国民党反动派又要杀害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了。

两辆汽车越过中华门，很快就停靠在荒凉的雨花

台山脚下。先是二三十个荷枪实弹的伪宪兵跳下车，接着，“哐当”一声，囚车的后门打开了。少顷，从囚车里缓缓地走出来一个反绑着双手的中年男子。他穿着一件单薄的深灰色长衫，头发蓬松，面目清癯（qú音渠，瘦），目光炯炯，神态自若。他站定之后，环视了一下杂草丛生、起伏重叠的山丘，对那些刽子手们连看也没看一眼就从容地向前走去。没走几步，他昂首高呼起来：

“中国共产党万岁！”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打倒国民党！”

几个伪宪兵象疯狗一样扑了过去，他们想用魔爪卡住他的脖子，但中年人奋力挣脱了，又继续高呼起来。

伪宪兵惊恐地退了下來。一个伪军官气急败坏地吼道：“快，快！快开枪！”说着，就听到“砰！砰！”两声枪响。中年人踉跄了几步，忍住极大的痛苦，傲然地挺直身躯，又高呼道：

“打倒国民党！”

“中国共产党万岁！”

匪军官掏出枪，“砰！砰！”又是两颗罪恶的子弹射向了中年人。他，终于扑倒了，扑倒在殷红的血泊里。

反动的国民党匪帮在它罪恶的历史上，又写下了一笔永远无法偿还的血债。它无耻地杀害了卓越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最早的职工运动领袖之一邓中夏同

志。牺牲时，中夏同志只有三十九岁。

中夏同志一八九四年生于湖南宜章。一九二〇年在北京参加马克思主义小组。一九二一年在长辛店铁路工人中组织“长辛店工人俱乐部”。一九二二年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一九二五年参加并领导了著名的省港大罢工。一九二八年党派他去苏联，担任全总驻赤色职工国际的代表，被选为国际执行委员。一九三〇年归国，任红二军团政委。一九三三年五月在上海不幸被捕，八月解往南京，十月在雨花台英勇就义。

从一九二〇年参加马克思主义小组开始，中夏同志一直与中国无产阶级血肉相联，在革命的狂风巨浪中英勇搏斗，把自己的全部精力和生命，献给了伟大的无产阶级解放事业。

追求真理，立志革命

早在中学时代，中夏同志就产生了强烈的爱国意识。当时，人们把中国比喻成一头沉睡的雄狮。年轻的中夏同志在一块方布上，精心绘制了一幅醒狮图，寄托他渴望祖国早日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控制和压榨下解放出来的强烈愿望。

中学毕业后，为了追求真理，寻找救国救民的道理，他进入北大中文系读书。就在这时，苏联革命成功了。十月革命的炮声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夏同志开始意识到：要救中国，要使劳苦大众真正

获得解放，就必须走俄国工人阶级的道路。因而，他毅然放弃了自己对古典文学的爱好，专心研究起劳工问题，研究起马列主义来了。

那个时候，北大的学生大多住在学校附近的公寓里。由于世界观不同，学习的目的和兴趣就不一。有的人整天打麻将，花天酒地地混日子。中夏同志对这种情况很厌恶，他发动要求进步的同学搬到另一个公寓去住，并亲自起草了一个章程：要求搬到新公寓的人都要本着“劳工神圣”的精神，实行新的生活，无论做饭，挑水，洗衣服……都自己动手。而把节省下来的钱集中起来购买书报、杂志。每个星期还要组织读书报告会，由同学们分头准备，轮流作报告。中夏同志还为这所公寓起名叫“曦园”，意思就是要有蓬勃的革命朝气。

“曦园”的新生活在中夏同志主持下，搞得非常活跃，既有思想内容，又很生动活泼。李大钊同志也经常利用课余时间给“曦园”的同学们讲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道理。

“曦园”的活动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有的人是真心实意来学习的，也有一些喜欢串门子、聊天的人经常到“曦园”来找人摆龙门阵。中夏同志就在自己的桌上放了一个“五分钟谈话”的小牌牌，用以提醒那些人注意珍惜时间。后来，“曦园”的同学每个人都做了同样的牌牌放在桌子上。在中夏同志的带动下，“曦园”里好学上进的空气更浓了。之后，中夏同志又进一步

把“曦园”的同学组织起来，到工人中去，教工人学习文化，通俗地宣传马列主义革命道理。这样做，既推动了同学们积极参加现实斗争，又促进了同学们更好地改造世界观。

中夏同志在学生时代就立下了坚定的革命志向：一定要为无产阶级的彻底解放奋斗一生，做一个自觉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夏同志明确地认为：要推翻压在劳动人民头上的几座大山，不流血是绝对办不成的。他把前人所写的诗句：“清操励冰雪，赤手缚龙蛇”写出来贴在床头，鞭策自己不管在任何时候都要坚守革命者的情操；不管反动势力如何猖狂，也要敢于和他们斗争到底。

到群众中去，与劳工结合

离北京四十华里有个地方叫长辛店，是铁路工人比较集中的工厂区。十月革命后，一些受马列主义影响的先进分子曾先后到这里开展革命宣传鼓动工作。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在一九一八、一九一九年就曾两次深入到长辛店铁路工厂作调查研究。一九二〇年秋，中夏同志沿着毛主席走过的路，继续在长辛店开展工运工作。

中夏同志去长辛店工作后不久，经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研究，决定在长辛店建立一所劳动补习学校，作为今后在工人中开展工作的一个固定据点。

一九二一年一月一日，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正式

开学了。傍晚，长辛店前街上响起了一阵鞭炮声，在大街中段一溜三间平房前，拥着好多看热闹的群众。这三间平房虽然很简陋，但里里外外打扫得却很干净，门旁还用白纸写着六个大字——“劳动补习学校”。中夏同志和几个同学忙出忙进地接待着前来上学的工人。

这时，挤在人堆前面的一个粗壮的工人，问旁边一个工人说：“这白纸上写的是啥？”

那个工人解释说：“劳动补习学校，北京来的先生，说是教咱们读书、识字的……”

“唉！识几个字有啥用！还不是照样卖苦力气，照样有上顿没下顿……”

“对，这位工友说的很对。”接过话茬的是刚好走过来的邓中夏同志。他热情地拍着那个壮年工人的肩膀说，“咱们是不能光识几个字，读书识字为的是弄明白为什么咱们工人总是受苦，总是挨饿，总是受洋人、老板的气……”

“人家福气大，咱们命苦。”另一个中年工人插嘴说。

中夏同志转脸看看那个工人，然后又认真又热烈地说：“过去苏俄的工人和咱们一样，给资本家当牛做马，可是现在呢？人家翻身了，闹革命成功了，把地主、资本家统统打倒了，劳苦大众当了国家的主人……”

原先那个工人睁大了眼睛，听得津津有味，然后高

兴地抓住邓中夏的手说：“要是象你先生说的，学这个，咱也要来听听。”

蜡不点不明，灯不拨不亮。劳动补习学校传播的革命真理，象阵阵春风，把工人们心上的乌云吹散了，不少骨干分子阶级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邓中夏同志觉得时机成熟了，应当把工人进一步组织起来。因此他建议在五月一日开一个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大会，同时把长辛店工会组织起来。

当时，很多工人还不知道“五一”节是怎么回事，有人说：“哎呀，这有什么过头，过年过节是有福人的事，咱们一年三个节气就喘不过气来了，还经得住又添个什么节。”那时候，逢年过节，工头、总管就要逼着工人送礼、出份子，所以工人一听说过节就头痛。也有人说：“真稀罕，祖宗三代压根也没听说过，咱们这帮受罪的穷哥们还有自己的节气。”中夏同志组织劳动补习学校的骨干到处去宣传，讲什么是“五一”节，为什么要庆祝“五一”节，咱们工人应当咋样来纪念“五一”节。工人们听得可带劲啦。这个说：“噢，‘五一’节是咱们工人团结起来和帝国主义、军阀、资本家斗争的日子，只要咱们大伙心齐抱成团，不愁咱们没个奔头！”有的说：“今年咱们头一回过自己的节，咱们也组织起来，就象邓先生说的那样，团结起来和洋厂长、工头、总管斗。”

一九二一年五月一日，长辛店可热闹啦。庆祝大会的会址设在“娘娘宫”。娘娘宫里里外外全挤满了人，

光长辛店就有一千多工人参加。北京、天津、保定的许多工厂都派了代表来参加大会。

大会在一片喜庆爆竹声中开始了，会上正式宣布长辛店工人自己的组织——工人俱乐部成立了！会后，工人们排成整齐的队伍，人人手里拿着五颜六色的小旗，上面写着“劳工是神圣！”“五一节万岁！”“我们的仇敌是不劳而食的人！”等等，开始了长辛店史无前例的大游行。游行队伍从前街走到后街，又由后街走回前街。整个长辛店都轰动了，好多大人、小孩爬到房顶上观看。晚上，工人俱乐部还举行了文艺晚会，又演戏，又说相声，直到深夜才尽欢而散。

工人俱乐部成立后，工人们有了主心骨，腰杆子更硬了，遇到解决不了的事都爱跑到工会来谈谈。洋厂长、工头、总管，见到了俱乐部管事的也不得不笑咪咪地点点头，说句客气话。工人们开始尝到了团结起来力量大的甜头。

站在职工运动的前列

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正式建立后，为了领导全国职工运动，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党分配邓中夏同志担任书记部的领导工作。他南奔北走，积极策动和部署各地的职工运动。一九二二年五月一日，由劳动组合书记部发起在广州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会后，中夏同志又担任了书记部的主任。

当时在党的领导下，全国正在掀起第一次罢工高

潮。为了推动职工运动进一步发展，中夏同志在广州开完会，立即赶回北京，组织和领导了长辛店铁路工人八月大罢工。

一九二二年七月的一天晚上，在长辛店东面一个僻静的山洞里，四十多个工人积极分子被召来开会。开始，大家还不知道谈什么事，进了洞里，才发现原来是中夏同志来了。大家非常高兴。等人到齐后，中夏同志就站在人群中间讲开了。他把广州开会的情况向大家作了介绍，特别详细地谈了省港海员大罢工团结战斗最后取得胜利的经验。工人们激动地坐不住了。一个工人忽地一下子站起来说：

“邓先生，你说咱们该怎么干？我反正豁出去了。我光棍一条，一个人吃饱了一家子不饿，为了穷哥们，你怎么说，咱怎么干。反正这苦日子再也不能这么过了！”

中夏同志说：“是呀，日子是不能再这样过下去了。不过，怎么和铁路当局斗，要咱们大伙商量。我看，咱们先议议大伙受的那份苦，跟局里提什么要求，然后再议议怎么个斗法。好不好？”

一提起工人受的苦，会上就象炸了锅似的。一个工人气愤地说：“提起这个，我就是长一千张嘴，讲它三天三夜，也讲不完呀。就拿那个外国厂长来说吧，他狗屁不懂，可挣的钱顶上咱们五十个工人……”话没说完，另一个工人就接上来说：“就是他，罚人的能耐可不小，两个黄眼珠子一瞪就罚一块，你一还嘴还得加

倍。”大家越说越气，苦水就象那河水开了闸，哗哗地往外淌。中夏同志把大家讲的要求，拣重要的归纳成九条，大家听后说：“行。先提这九条，少一条都不行！”

过了一天，大家又合计着怎么斗法。大家都说：“没说的，咱们要象香港海员那样抱成团和路局干，谁都不兴当孬种。俱乐部怎么说咱怎么干，那怕上刀山下火海，保证不说二话。”

中夏同志说：“对！这两条最重要，除了这个，咱们还要扩大宣传，让所有的工友都和咱们一条心、一个心眼地干。另外，还要组织纠察队，防备坏人捣蛋……”

会上决定，骨干分子分片包干下去进行宣传。其实，工人们心里早就憋不住了，那里还有不同意的，没两天，全厂都嚷嚷开了。走路，干活，在家里，在俱乐部里，大家七嘴八舌的都在议论搞罢工的事。

九项条件提给铁路当局之后，局方根本不理不睬，外国厂长和走狗还不时地说些风凉话，工人们肺都气炸了。一九二二年八月二十三日，俱乐部向京汉铁路局发了最后通牒，限他们在二十四小时内答复，否则就采取最后手段——罢工。

在发出最后通牒的当天晚上，邓中夏同志在罢工指挥部所在地刘铁铺召开了一个一百多人参加的骨干分子会议。他听取了各方面的汇报，概括了大家的意见，分析了斗争的形势和前途，然后，毅然地站起来一字一句地说道：

“明天，我们大罢工！”

这七个字就象铁锤敲在铜锣上，字字当当响。这时，已是凌晨一时左右了，骨干们兴奋地聚集在刘铁铺，好说歹说也不肯回家，一个个摩拳擦掌，准备和路局斗争到底。

“呜——”激动人心的汽笛撕破了二十四日凌晨的静寂，笛声越来越响，回荡在长辛店的上空。三千多工人立即纷纷离开工作岗位。火熄了，烟灭了，整个京汉铁路瘫痪了。

帝国主义分子和反动军阀万万想不到长辛店工人俱乐部有这么大的组织力量，弄得手足失措，惊恐万状。他们两次派军警前来镇压，但工人们在罢工委员会领导下，组织严密，意志统一，加上开展了强大的宣传攻势，争取了不少士兵的同情，使得铁路当局更加无计可施了。最后，他们不得不全部答应了罢工委员会的要求。

长辛店八月大罢工胜利了。

八月二十七日，三千多工人在长辛店娘子宫召开了庆祝罢工胜利大会，邓中夏同志在会上讲了话，会后，又参加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

晚上，几个骨干分子围着邓中夏同志说：“邓先生，下一步怎么干？”中夏同志意味深长地说：“下一步？下一步我们要建立另一个新中国。”

“建立另一个新中国？！”

“是呀，另一个新中国。十年前，我们推翻了专制的满清，目前这个中华民国也是要推翻的。我们要建立

的是一个由工农做主人，没有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新国家。”

“我们工人什么枪炮火器都没有，你说的这个目的，怎么能达到呢？”

“这不用急，武器我们一定会有的。只要我们党的力量大了，这个目的一定能达到。”

长辛店八月大罢工的胜利，在中国工运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一九二二年在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中夏同志被选为中央委员。以后，他又运用领导长辛店工运的经验，指导了开滦五矿大罢工和上海二十二个日本纱厂的反日同盟大罢工。一九二五年六月，中夏同志又和苏兆征、陈延年等同志领导了举世闻名的省港大罢工。这次罢工参加的工人达二十五万人，历时十六个月，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对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和准备北伐战争起了巨大的作用。

一切为了党的利益

一九二八年党派中夏同志去苏联，任全总驻赤色职工国际的代表，并被选为国际执行委员。一九三〇年归国后，任红二军团政委。后因工作需要又回到上海。

当时，中国正处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帝国主义为瓜分中国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最富于侵略性的日本军国主义，于一九三一年制造“九·一八”事变，强占了我国东北三省后，又步步进逼，妄图一口吞掉全中

国。国内阶级矛盾也进一步激化了。蒋介石公开叛变革命后，对外投靠帝国主义，对内疯狂进攻新生的红色政权，镇压革命人民。他挥舞屠刀，到处搜捕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把中国几乎变成了一个大大刑场。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党为了在白区组织反帝反法西斯斗争，营救遇难同志，照顾烈士子女和遇难者家属，派中夏同志到上海担任互济会全国总会的工作。互济总会的工作十分艰巨，必须秘密进行。有的同志很不习惯做这种工作，要求当红军去，中夏同志总是耐心地帮助他们。他常说：“愿意搞武装斗争是好的。只有武装斗争才能夺取革命的胜利。但是，在白色地区的群众中，我们也要进行工作，配合武装斗争。我们这样的人做事，不能选择那儿干得痛快，那儿干得不痛快，重要的是看它对革命是否需要。最危险、最困难的、别人不喜欢的岗位，经得起考验的同志，应当义不容辞地站上去！”

为了开展工作，中夏同志经常参加各种不同性质的群众会议。有一次，他参加一个工人组织的会议，会上有几个参加过一九二七年上海工人三次起义斗争的老工人，听了他的谈话后，在讨论时说：“听老杨同志讲话，使我们想起邓中夏同志来，”说着指着中夏同志，“连口音都很象。恐怕你是他的同乡吧？”中夏同志很自然地用别的话岔开之后，才将大家的注意力转移开。散会时，老工人还在怀念着中夏同志，他和中夏同志说：“老杨，你真象邓中夏呀，不过，邓中夏比你年轻，还漂

亮一些。”

会后，有的同志劝中夏同志不要再参加这样的会议，关切地对他说：

“幸亏那天晚上灯光暗淡，假使是白天，难免不被人认出。目前敌人派了不少坏蛋在侦察我们，特别是你，多次参加公开斗争，认得你的人很多，更要特别谨慎。以后，这样的会议你最好不要参加了。”

中夏同志沉思了一下说：“我们是要善于隐蔽，但不能为了安全失去与群众的联系。假如我们不与群众联系在一起，我们便毫无作为。那么，敌人也用不着害怕我们，我们也就失去了一个革命战士的作用了。”

后来，邓中夏同志照常参加一些赤色群众的集会。虽然别人不知道他是谁，但给群众的印象却是很深的。他到哪里，哪里的工作便有很大的转变和发展。

“就是把我焚成灰烬，我还是一个共产主义者”

一九三三年五月十五日，中夏同志不幸在上海法租界被捕了。一进牢房，他就遭到严刑毒打。难友们看到他被电刑烤焦了的伤痕，禁不住流下热泪，他反而镇静、坚定地安慰和鼓舞同志们说：

“敌人对我们必然是残酷的。敌人只能伤害我们的肉体，却不能摧毁我们的革命意志，更不能动摇我们忠于马列主义的信念。”

国民党反动派知道中夏同志在上海被捕的消息

后，真是欢喜得发狂。他们妄想在中夏同志身上捞到点东西，好为他们反共反人民的罪恶活动制造反革命舆论。因此，他们委派大员，不惜巨资，花了十几万元现洋买通法租界当局的上上下下，把中夏同志引渡到上海国民党公安局；之后，又解往南京。

中夏同志被押到南京后，国民党特务机关忙得一团糟。他们兴师动众，找了一些所谓反共专家、心理学专家，一起研究分析，妄图瓦解中夏同志的革命意志。他们还派了好几个国民党的中央委员来劝他投降。但是，这些都遭到了中夏同志的严正斥责。

一个国民党中央委员无耻地对中夏同志说：

“共产党现在已算不上什么政党了，变成打家劫舍的盗匪。象你这样了不起的政治家，何必为他们白白牺牲呢？”

对于这种无耻谰言，中夏同志立即给予迎头痛斥。他气愤地说：“你们背叛革命，屠杀人民，为了一党私利，不惜勾结帝国主义，卖国求荣，把祖国的大好河山拱手让外人侵占分割。正是你们把中国人民逼得家破人亡，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你们才是不折不扣的盗匪！今天，你还有脸在这里说教，真是不知人间有羞耻事。”

还有一个国民党的中央委员，声称要与中夏同志谈谈理论，结果与中夏同志争辩了两三个小时，也被批得理屈词穷，哑口无言。最后，中夏同志嘲讽地问他：“你还有什么道理可说？”那个可悲的中央委员只得连连点头说：“钦佩得很，钦佩得很。”

中夏同志说：“请你寄语你们的中央委员会，假如你们认为你们有理，我邓中夏有罪，请你们在南京公开审判我，我可以与你们订一个君子协定，你们全体中央委员都可以出席，我吗，辩护律师也不要，最后谁情亏理输便要自动向对方投降。”

“这个，这个，我只能转达转达。”那个中央委员结结巴巴地回答。

中夏同志卑夷地笑了笑说：“量你们的蒋委员长第一个不敢这样做。”

敌人软化不成，就又利用叛徒特务伪装成犯人在号子里侦察他的言行，但这些诡计都被中夏同志迅速地识破了。最后，他们只得拿出他们的看家本领——各种法西斯刑具来，妄图用肉体上的痛苦摧毁中夏同志坚强的意志。但是，非人的酷刑，更加激起了中夏同志对敌人的仇恨，更加激发了他对党的热爱，对马列主义的忠诚。一次，当中夏同志受刑从昏死中苏醒过来时，一个狗特务问他：

“你这样强硬，难道不想出去，不想获得自由吗？”

中夏同志马上回答他说：“我未进来之前，倒想到有一天会进来；现在进来了，倒从未想到会出去。”

狗特务愣了半天才悻悻地说：“那好吧，总有一天会成全你的。”

中夏同志挣扎着站了起来，气宇轩昂地说：

“我也可以清楚明白地告诉你，你们活着狂吠的日子和机会不会很久了，中国人民和英勇的红军总有一



天会结束你们的一切罪行的。”

狗特务气疯了，更加残酷地折磨他。中夏同志却以气贯长虹的英雄气概，响亮地告诉敌人：

“你们就是把我焚成灰烬，我还是一个共产主义者！”

那有斩不除的荆棘？

那有打不死的豺虎？

那有推不倒的山岳？

你只须奋斗着，

勇猛地奋斗着！

持续着，

永远地持续着！

胜利就是你的了！

胜利就是你的了！

中夏同志在牢房里，常常哼颂这首自己编的诗歌，抒发壮志，激励难友。

一九三三年十月中旬的一天黎明，敌人打开牢门，呼喊中夏同志的名字。中夏同志知道敌人要下最后的毒手了。他镇静地穿好衣服，把自己仅有的一件毛衣送给了一位难友，平静地走出了牢门。

匪法官问他：“这是你最后的悔过机会了，你还有话说吗？”

中夏同志立即大义凛然地回答说：“我一生未做过需要后悔的事，我也没有什么话要对你说。”

站在旁边的一个士兵这时也说：“你还有话说吗？”

中夏同志看了看他说：“对于你们当兵的人，我倒有一句话说，请你们睡到三更半夜好好想一想，杀死为工农兵谋福利、为人民谋翻身的共产党人，对你们自己有什么好处？”

“死到临头，还要宣传赤化！”伪法官又惊恐又气恼地说。接着大声吆喝着：“快拉出去！”

中夏同志不禁大笑起来：“你们发抖了，总有一天你们的士兵也会觉悟起来，到那个时候，你们的末日就到了。”

中夏同志被敌人拖出牢房后，大声对同狱难友告别说：“同志们，我要到雨花台去了，你们继续奋斗吧！最后胜利终究是属于我们的！”

巍巍韶山青松

——毛福轩烈士的故事

曾立平

灿烂光辉照韶山

一九二五年六月，一个静寂的夜晚，万里无云，皓月当空，几个矫健的人影踏着月光，沿着韶山冲蜿蜒的小路，兴冲冲地朝毛主席的家——上屋场走来。领头的是毛福轩同志。

毛福轩远远朝毛主席家的方向望去，只见窗内闪射出明亮的灯光，他知道这是毛主席在等待着他们呢。

“形势发展得真快啊！”毛福轩一边走，一边回忆着。打从三月间，他被党组织从安源调回家乡，协助毛主席开展农民运动以来，短短几个月里，他跟着毛主席走遍了韶山地区的山山坳坳，按照毛主席的指示，走家串户，找农友们促膝谈心，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广泛发动和组织群众，使韶山的农民运动象那开遍山冲的杜鹃花，越闹越红火……。随着农民运

动的蓬勃发展，毛主席及时指出：必须着手组织革命的核心力量。于是，在毛主席的亲切关怀下，确定了第一批建党对象。如今，建党的一切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湖南农村最早、最坚强的无产阶级战斗堡垒——中共韶山支部，今天晚上就要诞生了！想到这里，毛福轩那饱经风霜的黝黑色脸上，泛起兴奋的红光。他抑制不住满心的喜悦，加快了前进的步伐。

毛福轩带着毛新枚、庞叔侃、李耿侯、钟志申四位同志，很快来到毛主席家的小阁楼上。毛主席非常高兴地迎接他们，亲切地同大家握手，让他们围着一张方桌坐下。几个月来，同志们经常来到这里，聆听毛主席一次又一次的亲切教导。今天晚上，尽管小楼中央依然放着那张方桌，桌上那盏桐油灯依然吐着黄灿灿的火苗，可是大家的心情却和往日大不一样，严肃、兴奋、庄严、激动交织在一起，从每个人的心底，一直流露到微笑的脸上。

毛福轩目光炯炯地环视了一下在座的同志们，从身上取出一本《入党须知》，拿出夹在里面的马克思像和印在纸上的斧头镰刀党旗，郑重地放在桌子上首。

一个简朴而严肃的入党仪式开始了。

毛主席身穿毛兰布短衫，和蔼可亲的脸上，流露着喜悦而又庄严的神情。他首先祝贺四位同志成为光荣的共产党员，然后亲切、严肃地向大家讲述了党的性质、纲领和任务，以及在农村建立党组织，开展农民运

动的重要意义。他还勉励大家为了实现共产主义，要经得起长期斗争的考验，永远做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

接着，在毛主席主持下，同志们肃立在马克思像前和鲜红的党旗下，举手宣誓。毛福轩领读一句，同志们跟着复诵一句，语调坚毅、沉着：

“努力革命，牺牲个人；
服从组织，阶级斗争；
严守秘密，永不叛党。”

毛主席代表上级党组织宣布韶山党支部成立，毛福轩同志为党支部书记。党支部的秘密代号为“庞德甫”。

这时候，毛福轩心潮起伏，许多往事涌上心头。

毛福轩同志是个雇农的儿子，在毛主席的直接影响和教育下，开始走上了革命道路。一九二一年八月，毛主席亲自带他到长沙在湖南自修大学补习学校半工半读。在这所毛主席亲自创办的革命大学学校里，他以顽强的毅力，白天当校工辛勤工作，晚上如饥似渴地学习革命理论。一九二二年秋，毛主席派他到安源煤矿，在毛泽民同志领导下从事工人运动。不久，他就在火热的斗争中，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想到这些，毛福轩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这次他调回韶山，幸福地在毛主席身边工作，又能学到多少革命真理和实际斗争经验啊！

记得不久前的一天晚上，毛主席在瓦子坪主持召开了一个农民运动积极分子座谈会。散会的时候，夜

已经很深了。这里离毛主席的家足有二十里路，途中还隔着一座大山。毛福轩望着黑沉沉的夜空和黑洞洞的山坳，想起大山中有虎，这么深更半夜翻山，担心毛主席的安全，便犹豫地说：“润之哥，山上有虎，晚上过山怕虎伤人哩！”

毛主席听后，微微一笑说：“人只有三分怕虎，虎有七分怕人。不怕它！”说罢，便大踏步地沿着山路走向前去。

听着毛主席坚定有力的声音，望着毛主席魁伟的身影，毛福轩的心里象山上的松涛一样翻腾起来。润之哥说得对啊！干革命就和走山路一样，“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任何“虎”都没有什么可怕的！……

毛福轩决心不辜负毛主席的期望，带领韶山人民掀起一场惊天动地的革命大风暴，把土豪劣绅，封建地主势力打翻在地，建立起工农当家作主的革命政权。……他激动而又坚定地对大家说：“同志们，我们韶山建立起党的组织来，就象火车有了头罗！我们要按照润之同志的教导，为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而奋斗终生！”

这沉雷般的话音，冲出小楼，传向整个山冲，回荡在辽阔的土地上。

毛主席站在窗前，会心地微笑着。他转身望着窗外，只见三星已经西移，东方的天边，曙光初露。

梭镖闪闪亮

一九二六年春天，韶山一带满垅满野的映山红，散发着扑鼻的清香。韶山党支部在领导农民群众取得“阻禁”、“平祟”^(注)等一系列斗争的胜利之后，已经发展到一百一十多名党员，建立了党总支，毛福轩担任了总支书记。韶山地区的农民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北伐战争开始后，全国掀起了以湖南为中心的农村大革命。在毛主席的指示下，韶山普遍建立了农会和农民武装。男的参加农民自卫队，女的参加女子联合会，孩子参加儿童团。农会会员漫山遍野，闪亮的梭镖一呼百应，火一般的红旗迎风招展，烧红了天，映红了地。

这时，毛福轩从湖南省党训班学习结业，担任了省里党的特派员和农运特派员，负责领导湘潭、宁乡、湘乡三县边区党的工作和农民运动工作。

正当北伐军不断取得胜利，农会势力不断发展的时候，忽然传来一股谣言，什么“北伐军打败仗”啦，“农会兴不长久啦，再不赶快退出农会，小心脑壳搬家”啦。

经过追查，原来这些谣言都是大土豪、大劣绅汤峻岩指使狗腿子暗中散布的。汤峻岩是银田镇的下七都

注：阻禁：阻止地主把谷米偷运出境。平祟(tiào音跳)：以平价出售。

团防局(注)局长,这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上任第一天就捉来两个无辜的乞丐,恶狠狠地说:“杀两个叫花子开张!”十四年来,他共杀死了无辜的群众五十多人,活埋了四人。人们愤恨地送了他一个外号,叫“汤屠夫”。提起汤峻岩,农民群众没有一个不恨得咬牙切齿,如今听说他又在破坏农民运动,更加气愤了:“汤六跛子,硬是恶贯满盈了呵!”“冤有头,债有主,这回硬要和他算总账!”大家纷纷要求把汤峻岩的下七都团防局砸个稀巴烂,刹刹敌人的邪风。

毛福轩看斗争的火候到了,和同志们反复商量后,毅然决定说:“好,应该这么做!我们农会人多力大,打它一个团防局,除掉一个汤峻岩,还怕搞不赢!大家还有什么意见?”

毛福轩这么一说,大家兴奋得连声叫好,一致拥护打垮团防局,处决汤峻岩。在讨论具体作战方案时,毛福轩叮嘱大家出去不要声张,不要走漏风声,并派人去做争取团丁的工作。团防局的团丁大部分是穷人,他们是混碗饭吃的。经过我们耐心细致的教育,他们很快同意调转枪口,一致对付残害穷苦人的大恶霸汤峻岩。

攻打团防局那天,红日高照,南风习习。银田寺一带的田野里,集合了几千名手持梭镖、肩扛鸟枪、身

注:湖南当时的都和团相当于区和乡,那时都、团的乡政机关,是地主阶级统治农民的工具。都、团的负责人称“都总”、“团总”。他们的反动武装机构叫“团防局”。

背大刀 of 农民自卫队员，和手拿锄头、扁担的农民群众，大家斗志昂扬，气氛十分严肃。

毛福轩今天显得格外威风凛凛，他穿着件靛青色土布对襟短褂，身背一把红缨大刀，两道浓眉下，闪射着坚定的目光。他走到队伍前面，向大家作了简短有力的战斗动员，然后“唰”地抽出闪亮的大刀，用力一挥，洪钟般地喊道：“农友们，报仇的时候到了，冲啊！”

顿时，队伍排山倒海般地向七都团防局冲去，喊杀声如山呼海啸，惊天动地。

汤峻岩见黑压压的人群象潮水般地涌来，吓得脸色发灰，腿肚子打颤。他本想组织团丁顽抗，可是大部分团丁早被农会争取过去，丢下枪跑了。他见势不妙，慌忙从后门狗洞里钻出去，落荒而逃。

打下汤峻岩的下七都团防局，群众情绪大振。农会又决定接管上七都团防局。一天下午，农民自卫队在郭氏祠堂召开会议，自卫队员们手执武器，威风凛凛地在祠堂附近站岗，巡逻。大会开始后，毛福轩在主席台上慷慨激昂地揭露了地主豪绅凭借团防局欺压农民的种种罪行。他的话激起了到会群众的满腔怒火，“打倒土豪劣绅！”“接管团防局！”的愤怒口号声，犹如湘江的波涛，此伏彼起。

毛福轩炯炯的目光环视着台下情绪激昂的群众，等口号声停下后，他正式宣布接管上七都团防局，全部武装归农民自卫军掌握。人们欢声雷动，一致拥护这

个决定。

农会掌握了自己的武装，土豪劣绅个个夹起了尾巴，再也不敢作威作福欺压群众了。韶山一带的农民群众扬眉吐气，到处响起欢乐的歌声：

民国十五年真有板呀，

穷人翻身打洋伞呀，

.....

打起洋伞来开会呀，

大家加入农协会呀，

.....

农民协会气势雄呀，

首先打倒叶开鑫(注)呀，

.....

没得洋枪和大炮呀，

就用梭镖来开道呀，

.....

农会虽然取得了斗争的胜利，可是血债累累的汤峻岩逃跑后却一直下落不明。毛福轩多次派出农民自卫军到四乡查访。后来，在宁乡秀士乡农民协会的配合下，查明汤峻岩躲在他的一个地主亲戚家里，便出动农民自卫队员把他逮了回来。

在白庙召开公审汤峻岩大会那天，有四万多人从四面八方赶来参加。血债累累的大恶霸汤峻岩被五花大绑押到会场，怀着深仇大恨的人们纷纷拥上前来，愤

注：是当时站在北洋军阀方面反对革命的一个将军。



怒地控诉他的滔天罪行，向他讨还血债。

“恶鬼，你也有今天！”

“汤六跛子，你还我儿子来！”

“你还我丈夫来！”

农会处决了汤峻岩，为民平了愤，出了气。

太阳偏西时，毛福轩站在台上大声宣布：“准备灯笼火把去游团，庆祝农民协会的胜利！”

浩浩荡荡的队伍出发了。排头是旗队，举在最前面的是一面镰刀斧头大红旗和一面犁头大红旗，鲜红的旗帜，迎着晚风呼啦啦地飘扬。旗队前，八个身强力壮的大汉子挥动八对火流星开路。旗队后面是鼓乐队，锣鼓和唢呐震天响。长长的游团队伍，人们举着火把，提着灯笼，扛着扁担，背着锄头，兴高采烈地在田垌上游行，犹如火龙飞舞，欢腾跳跃。再后面是梭镖队押着头戴高帽子的土豪劣绅。

队伍通过银田镇街道时，毛福轩同志举起一面三角小旗，前后挥动了几下，几千人的队伍刹时安静了下来。毛福轩率领大家振臂高呼：

“打倒土豪劣绅！”

“一切权力归农会！”

“农民协会万岁！”

“……”

几千人举起拳头、扁担、梭镖，齐声高呼，口号声震撼山岳，在夜空里回荡。

直到半夜，条条田垌上的游行火龙，才变成无数的

星星火点，向四面八方扩散开去。

参加秋收起义去

一九二七年深秋，正是北伐大革命失败后的艰苦岁月，烈士的鲜血染红了韶山的土地，反革命的阴云笼罩着大地。

这是一个漆黑的夜晚，韶山冲里没有一星灯光，除了偶而传来的几声狗叫，就只有草虫的鸣叫了。其实这里并不平静！韶山的英雄儿女们在坚持不懈的斗争。

慈悦庵党支部书记毛月秋躺在床上，翻来复去合不上眼。他想着这些天来的残酷斗争，多么盼望能听到党和毛主席的指示啊！

突然，窗户上“笃笃笃”轻轻响了三下，毛月秋警觉地一跃而起，轻声问道：“谁？”

“庞德甫！”一个熟悉的声音在屋外答道。

呵！是党派人来了！毛月秋赶紧点着灯，“吱扭”一声把门打开了。

一个矫健的人影闪了进来，原来是毛福轩同志。只见他满脸汗水淋淋，右肩上挂着一把雨伞，伞把上还扣着一个小包袱；赤脚穿着草鞋，脚上沾满了泥巴。

看着远道赶来的毛福轩，毛月秋不觉心里一热，眼泪扑簌簌地顺着两颊滚了下来。两人紧紧地握着手，半晌没有说出话来。最后，还是毛月秋打破了沉默，问道：“福轩，你是从哪里回来的？”

“从长沙来。”毛福轩一边回答，一边吹熄了灯，“怎么样？韶山的同志们这一次担了不少惊险呵。”

“反动派这帮狗强盗好毒辣呵。”毛月秋悲愤地向毛福轩汇报了许多同志壮烈牺牲的情况，和韶山人民英勇不屈的斗争情景。听着，听着，毛福轩这个刀架在脖子上不变色的硬汉子，眼睛也红了，冒出仇恨的怒火。

清朗的月光，透过窗棂，照在这对心贴心的战友身上。毛福轩轻声告诉毛月秋：“新的革命风暴又掀起来啦。南昌的革命军八月一日举行了武装暴动，起义胜利了！现在各地都在进行武装暴动。红旗是永远不会倒的！”他要毛月秋尽快通知李耿侯等同志，第二天晚上到邹家冲老豹畚后的山洞开会，传达毛主席的指示和中央紧急会议精神。原来，毛福轩参加了改组后的湖南省委会议，并被选为省委委员。现在，他是根据党的指示，星夜赶回韶山，贯彻执行党的决议，组织一支农民武装，参加毛主席领导的秋收起义去。

毛月秋一听，兴奋地紧紧握住毛福轩的手。

第二天深夜，月光如水。李耿侯等十几个党员，分散出发，沿着蜿蜒、幽静的山间小路，翻岭穿林，悄悄地向老豹畚尾后走去。

在一丛浓密的荒草前，他们停住了脚步，警觉地打量了一下四周，然后轻轻拨开纠结的茅草，向里面钻去。原来，草丛里有一个隐蔽的山洞，毛福轩就隐蔽在这里，领导着韶山人民的对敌斗争。

见到毛福轩，同志们心头千言万语，一时不知从何说起。毛福轩把同志们招呼到茅草编结的草铺上坐下，拨亮了桐油灯，满怀沉痛地说道：“许多同志壮烈牺牲的情况，我都听说了，他们不愧是韶山的英雄儿女，不愧为党的好同志。革命，免不了要流血牺牲，共产党是杀不绝的！我们要学会把仇恨埋在心里，把大家组织起来，更坚定地跟反动派斗，用斗争和胜利来替死难的烈士报仇！”接着，他告诉大家：在这次中央召开的紧急会议上，毛主席深刻地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党中央决定，发动武装斗争，以革命武装来粉碎反革命的猖狂进攻。

桐油灯光映照着毛福轩的脸庞，使他显得刚毅而沉着。他坚定有力地对同志们说：“要克服困难，组织起韶山人民，参加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秋收起义去！……”

毛福轩的传达，使同志们的心豁然亮堂了。是啊，毛泽东同志的教导，是韶山人民战斗力量的源泉；毛泽东同志指引的道路，是韶山人民胜利的道路；只要坚定地跟着毛泽东同志走，革命就一定会胜利！同志们抬起头，望着桐油灯欢跳的火花，仿佛看见毛主席那魁伟的身影又矗立在眼前。

根据湘区党委指示，武装暴动在中秋节那天举行。韶山参加暴动的队伍，届时要赶到株州附近，与安源矿工纠察队、湘潭、醴陵等县农民暴动队伍会师，然后共同攻打株州。

起义的消息，象春风一样吹遍了韶山的山山坳坳。埋在革命人民心中的火种，又熊熊燃烧起来。田头和坡上，人们兴奋地悄声议论着：

“你听说没有？马上就要举行秋收暴动啦！”

“共产党要出头了，反动派命根子长不了啦！”

“听说啦，毛委员派‘他’回来了。反动派莫想再逞凶啦！”

这里所说的“他”，就是韶山人民热爱的毛福轩同志啊！

这些天，毛福轩和同志们一起不分昼夜紧张地工作着。他们经过严格挑选，很快就组成了一支全是铮铮铁汉参加的农民自卫军。他们取出埋藏在地下的步枪和梭镖，擦得闪闪发亮，准备迎接新的战斗。

起义的日子越来越近了。这一天，组织上决定自卫队员集中，准备向株州进发。参加起义的自卫队员，为了避开敌人的视线，夜深时才三三两两来到松林深处集中。他们严守秘密，没来得及与家人告别，就精神抖擞地来到这里。

毛福轩容光焕发地站在队伍面前，端详着每一个人，和他们紧紧地握手。他向大家讲了秋收起义的意义，勉励大家勇猛杀敌。最后，他转向李耿侯，无限深情地说道：“耿侯同志，祝你们旗开得胜！”

“好！等着听我们胜利的消息吧！”李耿侯身背一个烈士遗留给他的盒子枪，威风凛凛地回答道。

东方泛出曙光时，自卫军踏上了征途。这支队伍从

株州，转战醴陵，浏阳一带，最后到达文家市，跟随毛主席上了巍巍井冈山。

送别起义军后，毛福轩仍然住在阴冷、潮湿的山洞里，坚持斗争。他常常联络党的同志和基本群众开会，传达毛主席指示，壮大党的组织。就这样，他在石洞里和同志们一起制定了一个又一个消灭敌人的作战计划，决定了一个又一个营救战友的方案，领导着韶山人民开展武装斗争。他的弟弟和乡亲们冒着生命危险给他送饭，有时送不来，他就喝洞边的泉水，吃山上的野果。环境虽然这样艰苦，但他虽苦犹乐，因为心中有一盏毛主席亲手点燃的革命明灯。

英勇献身

由于革命的需要，一九二九年，毛福轩化名毛思灏打入伪江苏金山县公安局，做地下工作。他多次掩护党的地下组织和革命同志，免遭破坏和迫害；同时又为党提供了许多重要情报；他还千方百计地为地下党搞枪支，积极发动武装斗争。

由于叛徒的出卖，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七日，毛福轩不幸被捕。

在上海关押四十多天后，又被作为重要犯人押到南京，关进了匪宪兵司令部看守所。他对毛主席无比热爱，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无限忠诚，任凭敌人严刑拷打，宁死不屈。他坚信，只要紧跟毛主席，沿着毛主席指引的路线前进，革命就一定会取得胜利！敌人从刑

庭上得不到毛福轩的任何口供，就把他与一个叛徒关在一起，妄图软化他的革命意志，诱使他写悔过书。可是他始终一言不发，弄得敌人一筹莫展。第四天早上，敌看守班长提着一壶开水走进牢房，毛福轩趁其不备，双手抢过茶壶，连壶带水劈头就向那个叛徒砸去。顿时血花四溅，那个叛徒象条死狗一样，昏瘫在地上。伪看守所长闻讯，带着几个宪兵气急败坏地赶来，给毛福轩上了脚镣手铐，把他架离了这间牢房。他全然不惧，一路上仍大声痛骂敌人……

一九三三年四月二十四日凌晨，毛福轩高呼革命口号，壮烈牺牲在雨花台。他在遗书中写道：“余为革命奋斗而牺牲，对于己身毫无挂虑。”他牺牲时年仅三十六岁。

一九三八年，毛主席在延安有一次谈到毛福轩烈士时说过：一个农民出身的同志，学习和工作那样努力，一直到担任党的省委委员的工作，是很不容易的。一九五九年六月，毛主席回韶山时，又对毛福轩烈士的妻子贺菊英说：毛福轩为革命牺牲是光荣的。给了毛福轩烈士极高的评价和莫大的荣誉。

毛福轩烈士丹心照日月，浩气贯长虹，象一棵巍巍的青松，永远矗立在我们的心中！

忠 坚 如 钢

——刘亚生烈士的故事

张 震 麟

“我们的刘瞎子”

一九四六年六月，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悍然发动了对我解放区的全面进攻。为了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我人民解放军三五九旅奉命撤离中原地区根据地，北赴延安。八月，部队到达陕南秦岭山区，正值多雨季节，又有国民党匪军的围追堵截，部队行军十分艰难。

在司令部直属机关的队伍里，旅政治部副主任刘亚生随军前进显得更为吃力。他虽然只有三十五、六岁，但由于长期忘我的工作、行军、作战，身体显得非常消瘦虚弱。他戴着一副深度的近视眼镜，白天走在狭窄的山路上都感到十分困难，到了夜间就更加困难了，一路上不知跌了多少跤。尽管这样，他仍然不吭一声地坚持着，不愿给同志们增添麻烦。好不容易来到秦岭山中的黑山镇时，他又害了非常严重的肠胃病。一天

要泻几次，肚子常象刀绞般的疼痛。旅首长曾多次指示：要大家尽力照顾他，象他这样的革命知识分子，是党的宝贵财富，无论如何不能让他掉队。恰巧这时候，他那个新婚不久的妻子也病了。因此，旅首长经过反复考虑，决定让他和他的妻子化装通过蒋管区，直接去陕甘宁边区。

这天晚上，当首长把这个决定告诉刘亚生时，他难过地流下了眼泪。在南征北战的艰苦岁月里，他和同志们建立了深厚的阶级感情，如今就要和同志们分离了，怎能不难过呢？首长对他分析了各方面的情况以后，他才冷静下来，觉得也只有这样做才比较合适。

第二天清早，部队出发前，首长和同志们都来给刘亚生送行。这时他和他的妻子已经全部改装。他的妻子穿的是一身小姐衣服，他自己则扮成了国民党的公教人员。

同志们都默默地站着，望着刘亚生，心头翻卷着千言万语，一时不知从何说起。刘亚生也深情地望着同志们，……沉默终于被打破了。旅首长紧紧地握住刘亚生微微发抖的双手，亲切地说道：“保重吧！刘亚生同志。”

刘亚生噙着泪水，大声回答道：“好！咱们在延安相见！”

刘亚生夫妇沿着山间小道走了以后，同志们还在议论着他们。不久，哨兵突然报告说，刘亚生又回来了。是的，刘亚生又回来了。他回到队伍里以后，对旅首

长说：“我心里头老记挂着部队，让我和部队再走一段路吧！”半个小时后，同志们又再次把他劝离了部队。

刘亚生同志，一九一〇年出生于河北省河间县一个贫苦农民家里，由于家境清寒，童年时曾寄养在亲戚家。从他懂事的时候起，就开始给家里烧饭、割草、砍柴。在叔叔伯伯们的帮助下，他读完了乡村小学，并考入享受免费的保定第二师范。学生时期，他就积极从事革命活动。后来，他又以勤工俭学的办法，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读书，不久参加了党。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党把他调到部队，分在三五九旅担任过秘书和宣传科长。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担任政治部副主任。

刘亚生生活在部队这个革命的大家庭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愉快。工作一分配，他马上就 and 战士们生活在一块。他只要有空，就去炊事班帮忙，或者帮战士们认字，给他们讲故事，谈形势。战士们喜欢他，都亲切地称他为“我们的刘瞎子”。从首长到战士，既把他当作文化老师，又把他当作贴心朋友。

刘亚生上路后，化名刘伟光，自称是中学教员，从河南到西安去找亲戚谋职业，由于缺少路费，不得不步行。有一天，由于赶路心切，迷了路，转到山里来了。进入商县境内，才知这里风声很紧。原来胡宗南下了一道指令：“宁错抓一万平民，不放过一个共军”。地方保甲每天都要登记过往人员，百般盘问。刘亚生身上没有身份证，又不会说陕南一带土话，加上他又是个日常

少见的近视眼，在一个镇的卡子口，终于引起了国民党谍报人员的怀疑，夫妇俩都被扣住了。狡猾的敌人估计：他或者确实是个普通的公教人员，要不就是共军的高级人物，绝不是一个等闲之辈。敌人觉着关系甚大，便把他从商县押送到了西安。路上，敌人把他和他的妻子分开，在其他一些被抓住的人员中打听他的情况。到了西安后，敌人怀疑他是三五九旅的人，便把他押入了伪西安青年训导总队，即西安南郊集中营。

“毛主席是我敬爱的导师”

无处不是革命战士的战斗岗位。即使在这座碉堡林立、到处都闪着军犬绿眼睛的“人间地狱”里，刘亚生也从未放弃一个共产党员的革命职责。进入集中营后，他从陆续进来的难友中发现，有不少人是三五九旅的工作人员，便趁敌人不注意，抓紧时机去做这些同志的工作。他见同志们为他的安危担忧，便笑着劝慰道：“不要怕，我有白区斗争的经验。”他还鼓励一些青年同志说：“咱们要采取‘合法斗争’，争取自由，早日回到解放区一个人，就给革命事业多增加一份力量。”一个青年同志被捕后情绪沮丧，他便主动接近他，开导他说：“放心，咱们再苦，最多不要三年，在毛主席领导下，全中国就会解放的！目前，不过是黎明前的黑暗。”

开始，敌人对刘亚生存在幻想，千方百计地想软化他，争取他。但是他忠贞不屈，坚如磐石。敌人恼羞成

怒，便又把他送进了匪特控制最严的“特一队”。然而，他对敌斗争更坚决。他把难友中的共产党员组织起来，建立了一个党支部，有组织地和敌人开展斗争。尽管敌人一次又一次地动用各种酷刑折磨他们，这个号子里没有一个人暴露自己的身份。

一九四七年四月，胡宗南大举进攻我边区。毛主席高瞻远瞩，指示我军实行战略转移，主动撤离延安。垂死挣扎的国民党匪帮这时的气焰十分嚣张。集中营里的反动头目也趁机采取威吓利诱等手段，妄图使狱中的革命同志屈服。在这样严酷的斗争面前，绝大多数的同志保持了宁死不屈的革命气节，可也有个别软骨头叛变了，把刘亚生出卖了。

胡宗南知道了刘亚生的真实身份后，为了从刘亚生嘴里得到他们所需要的东西，便把他“请”到一座小公馆里单独“优待”起来。

有一天，一个胖得象蠢猪似的高级参议代表带着一个妖里怪气的女特务，来到刘亚生的房间。一进门，他便满脸堆笑地走上前去，要想跟刘亚生握手。可是刘亚生没理他。这家伙讨了个没趣，尴尬地只得耸耸双肩收敛了笑容。刘亚生脸色苍白，额角上显露着被敌人拷打的斑斑伤痕，但他神态威武、双目炯炯有神。这个胖参议看着他，不由得倒抽了一口凉气，顿时冒出了一身冷汗，他连忙掏出手帕来揩拭了一下额角头上的虚汗。

“她是谁？”刘亚生瞥了一下那个龟缩在一隅的妖

女人，厉声问道。

“嘿嘿，我的干女儿……”胖参议连忙陪着笑脸说，“她是来侍候刘先生的，这是胡长官的意思。你也就没必要客气了。”刘亚生一听，马上悟出敌人的卑鄙伎俩，便没等胖参议把话说完，就怒目圆睁地大声喝道：“谁跟你客气！请她立刻给我滚蛋，不然的话，咱们无话可谈！”胖参议怕完不成“特别任务”，回去不好交差，只好无可奈何地双手一摊，使个眼色，让女特务走了。接着，他对刘亚生又是赔礼，又是道歉。刘亚生鄙夷地扫了他一眼，冷冷地说：“不必这样。你有话，直截了当说吧！”那家伙见刘亚生不吃这一套，只好干咳了两声：“今天把刘先生请来，无非是谈一谈你今后的出路问题。老兄如今到了这个地步，也该好好想想了……”

刘亚生坦然地笑了笑说：“这很简单，我的出路有两条：一条就是死在你们的手里，一条就是活着和你们斗争，除此以外没有什么好考虑的。”那家伙一听这话，赶紧摆手说：“老兄想到哪里去啦！胡长官还表示要请老兄出任他的少将参议呢，生命自然更不会没有保障了。”刘亚生嘲弄地笑了笑。这时候，那家伙以为刘亚生动心了，才把他的来意明说了出来。原来胡宗南企图在被俘人员里组织一个叫“反毛小组”的东西，想让刘亚生做个发起人，在报纸上发表个消息。

刘亚生斩钉截铁地回答道：“不行，这办不到！反帝、反封建、反对卖国贼蒋介石都没问题，毛泽东无论如何是不能反！他是全中国人民的大救星，是我们最敬

爱的导师。要我反对他，那是痴心妄想。请你回去复命吧！”刘亚生说完，把脸扭向一旁，再也不理那家伙了。那家伙眼睛翻了半晌，无言对答，只好灰溜溜地走了。

刘亚生虽然被敌人囚禁着，但他的心却无时无刻不在怀念延安，深深地思念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

一九四三年秋天，他同三五九旅的战士们一起正在田野里收割庄稼，伟大领袖毛主席来南泥湾视察和看望过三五九旅的同志们。当时，他激动地噙着眼泪，随着战士们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这幸福的情景，真是终生难忘啊！毛主席那高大魁伟的身影，那慈祥可亲的面容，如今又浮现在他的眼前。更增添了无穷无尽斗争的力量。毛主席啊！毛主席！有我们和你在一起，任凭敌人耍弄什么阴谋诡计，任凭敌人在我们身上施加什么酷刑，也休想动摇我们的革命意志和信念！……

过了两天，敌人使出了更毒辣的另一手。

他们把“特一队”的一百多名难友，一齐集中到一棵大槐树前的场地上。特一队的头目嘶哑着喉咙叫道：“上司有令，各房间必须组织‘反毛爱国小组’，从今天开始活动。有没有不肯反的？不肯反的站出来！”敌人的话音未落，刘亚生昂首挺胸地站了出去。他放声说道：“毛泽东不能反！全中国人民谁不热爱毛泽东！谁不知道毛泽东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难友们一个接一个地站了出来。敌人的诡计又破产了。

敌人恨透了刘亚生，晚上，他们用麻绳把他捆吊在

大槐树上，一边拳打鞭抽，一边嗥叫着：“你说！究竟反不反？”

“不反，坚决不反！”刘亚生声如巨雷般地回答。

两小时后，敌人打得疲乏了，无可奈何的放低了调门说：“只要你讲一个字：反，我马上就把你放下来。”这时嘴唇上已深深咬下齿印的刘亚生，坚毅地回答道：“不行，办不到！反帝反封建反蒋介石，都应当！毛泽东无论如何不能反！他是我敬爱的导师，我不过是他的一个学生，要我反对他，那是妄想！”坚贞不屈的英雄战士刘亚生，为了保卫毛主席，保卫党和人民的革命事业，就这样用自己的生命顽强地同敌人战斗着。

茶会阴谋的破产

过了两天，那个胖参议又来了。这一次，他把条件降低了，说什么只要刘亚生在一个茶话会上作个简短的演说，谈一谈内战的责任问题，哪怕是站在所谓第三者的立场上，说双方都有责任也行，并且保证事后绝不向外宣传。显然，这是敌人搞的又一个阴谋。他们早已在茶会的桌下安装好一架精制的录音机，只要刘亚生的话一出口，第二天，西安广播就可利用这个录音对全国广播欺骗天下了……。可是他万万没想到，刘亚生听了他的话竟满口答应了。他喜出望外，连忙问道：“是不是需要给你代拟一篇讲话稿子？”

刘亚生摇了摇头，笑着说：“拟不拟都没有什么关系，我生了一张嘴巴，就是要讲话的。你们出的这个题

目我可以谈，而且各方面都可以谈谈。”那家伙不知道这“各方面都可以谈谈”是刘亚生的口头语，以为是同意了他们那个“国共双方都有责任”的谰言，便高兴地立即决定茶会就在当天晚上举行。

刘亚生被汽车接到会议地点时，会议室里早挤满了人。伪国防部新闻局局长邓文仪也出席了会议。他率领一支综合记者观察团，到延安作了所谓实地观察以后，于三月二十五日窜到这里来的。他坐在椅子上，悠然地吐着烟圈。刘亚生一到，会议就宣布开始。邓文仪故作斯文，大放了一通厥词，接着说道：“有人误入歧途，形势所逼，在所难免，此时此地，当思退路，识时务者为俊杰嘛。”邓文仪刚鼓噪完，刘亚生就“嚯”地站了起来。大伙的目光一下子都投到他的身上。刘亚生不等人介绍，就径直走上了讲台。会场上的几个反动家伙真是欣喜若狂，眼睛笑眯成一条缝，一个劲地鼓掌。自然，暗藏着的录音机这时也转悠了起来。

刘亚生走上讲台，扫视了一下会场，便慷慨激昂地说道：“内战的责任问题，其实不是个需要再三研究的问题，说法虽然不同，真正合理的结论只有一个。我熟悉中原的情况，就拿中原做例子吧。‘双十协定’（注）里，国民党向人民许了‘还政于民’的诺言，接受了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的口号，真是再好不过了……”说到这里，刘亚生望了望邓文仪之流，见他们不住地点

注：即一九四五年十月十日在重庆国共双方代表签订的《会谈纪要》，后被蒋介石撕毁，充分暴露了他假和平的阴谋。

头，心中不禁暗笑，继续用清晰的语调说道：

“全国人民在八年艰苦抗战之后，看到中国将会出现一个休养生息、和平建设的环境，无不欢欣鼓舞。我中原军区的部队听到公报签字的消息，同样十分高兴。为了使这一愿望能够最终实现，我们曾经作过不少让步，几万部队最后被压缩在一块方圆不到百里的地方，给养的困难可以说达到了极点……”

听到这里，会议室里的人个个张口结舌，都不知所措地望着邓文仪和胖参议。邓文仪和胖参议梦醒一般，惊愕地望着刘亚生，又气又急，脸色变得十分难看。

刘亚生继续说道：“可是，结果怎样呢？结果是六月二十日，刘峙的部队向我们发动了进攻。责任问题不是明摆在这里吗？在座的诸位难道不知道吗？关于我暂时放弃延安的问题……”

邓文仪听到这里，再也忍耐不住了，气急败坏地跳了起来，挥着手臂，声嘶力竭地叫道：“不要讲了！不要讲了！”整个会场顿时乱成了一锅粥。胖参议对一个匪兵命令道：“快！押走！”匪兵领命，上前就扯刘亚生，然而刘亚生旁若无人，仍义正词严地大声说：“关于我暂时放弃延安的问题，这是毛主席的战略部署，目的是为了消灭国民党反动派的有生力量。休说六个月消灭共产党，不要两三年，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定要解放全中国！……”刘亚生一直被拖出门外，也不肯往口，直到被拖上了汽车才听不到他的声音。这一回，敌人真正领教了刘亚生的厉害，再也不让他住“小公馆”了，径直

把他送回了西安集中营“特一队”。

接着，敌人对刘亚生进行了疯狂的报复，凡是想得出来的刑罚都给他用了，直到把他折磨得昏死过去。

痛击“特别任务”

刘亚生醒过来的时候，睁开眼睛一看，万万没想到，他的妻子早已坐在他的身边，正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哭着。刘亚生一见眉头皱了起来，说：“不要这样……我不是好好的吗？……”刘亚生这一说，那女人哭得更凶了，双肩抽搐着，一下扑到他的怀里。

原来，这个卑鄙的女人，经不住匪徒的威逼利诱，已经叛变了。她本来就是抱着个人幻想参加革命，所以一接触残酷的斗争实际，面临生死的严峻考验时，就无耻地抛弃了革命的利益。现在，她是来帮助敌人做刘亚生工作的。

刘亚生一眼识破了她的罪恶用心。开始，他极力劝导她悬崖勒马，重新做人，可是，这个贪生怕死的女人一想到敌人凶神恶煞般的面孔，鞭飞棍舞的酷刑，便浑身颤栗了，仍喋喋不休地央求刘亚生向敌人屈服。刘亚生愤怒极了，他坐了起来，忍着伤口的剧痛，举起右手，猛力向她脸上刷了两个响亮的耳光。

这个女人挨了打，不哭了，狰狞地盯着刘亚生望了一会，从牙缝里迸出一句话：“那咱们离婚。”她以为这是要挟刘亚生革命意志的绝妙法宝，可是，她万万没有想到，刘亚生听了这句话，非常断然地拿起敌人企图让

他写投降自白书的纸和笔，写了一张离婚文书，给她递过去，要她在上面签字。……

这个卑怯的女人，这时又放声大哭起来。刘亚生再也不理睬她。他知道，她并不是在惋惜跟他的爱情，而是因为她没能从他身上捞到向敌人拍卖灵魂的晋见礼。这个女人的“特别任务”，就这样以破产而告终。

生命不息 斗争不止

一九四七年九月，我人民解放军遵照毛主席的战略部署，由防御转入了大反攻，旌旗指处，蒋介石匪军节节败溃。垂死挣扎的敌人妄想从战俘身上捞到挽回灭亡命运的稻草，立即向各地发出急电，要求把各地集中营里我军团营级以上干部解往南京。这样，刘亚生被伪国防部用飞机从西安运到了南京，关押在伪国防部二处一个所谓共军高级战俘的秘密监狱里。

刘亚生象一团火，他进了哪座牢房，那里就会燃烧起熊熊的斗争烈焰。开始，敌人以为他是个知识分子，到了南京只要以名利引诱一下，就可以使他投降，所以在他身上打了不少主意。敌人企图让他在狱中替他们对各地战俘做些开导和教育工作。刘亚生很爽快地回答说：“放心吧！我会开导大家的。”他是怎么“开导”的呢？他见个别难友默不作声，精神不振，便鼓励他说：“坐牢不可怕，怕的是丧失信心。我们是毛主席领导的人民军队，那怕最后只剩一个人，也要坚持战斗下去……”敌人对他这态度恼恨透了，除了不断从肉体上

对他进行折磨外，还经常给他调换牢房，企图孤立他。然而，刘亚生每到一个新地方，都是毫不畏惧地继续组织和鼓励大家坚持斗争；转换牢房，成了他流动地向难友进行宣传教育的好机会。

转眼到了一九四八年的秋天。我人民解放军在毛主席的英明指挥下，以秋风扫落叶之势，在东北、华北、华东等战场上到处胜利挺进，蒋家王朝不可挽救地走向覆灭的末日。就在这年的一个深夜里，敌人把刘亚生转送到伪国防部保密局的另一所秘密监狱。

刘亚生的眼镜已被敌人摔碎，看人走路格外吃力。敌人把他押解到秘密监狱后，他忍着遍身的伤痛，慢慢凑到每个难友的脸前，挨个看了个遍。他见有的人显得很难过，便笑着说：“千里有缘来相会，咱们互相认识认识吧。从今往后，大家有难同当，有福同享。”他还一一记下每个人的姓名。大家问他叫什么？他说：“以前在家里，大家都叫我‘刘瞎子’，我看你们就叫我刘瞎子吧，好让我觉得跟在家里差不多。”短短的三言两语，把牢房里的沉闷空气立刻驱散了。

这里虽名为高级监狱，待遇其实更坏。人们都睡在冰冷的地上，稀薄的一层铺草，湿得沾成了饼子。刘亚生一边整理自己的“铺位”一边又幽默地说道：“让我到南京来，我以为南京是什么好地方呢，原来就是这！”安排停当以后，大家都躺到铺上休息去了，刘亚生却歇不住，又伸胳膊又伸腿地做起体操来。有的难友问他：“你这是干什么呀！”他挺有意思地答道：“干什么？一会

儿人家就该请我‘会餐’了，我不活动活动，怎么能消化得了！”他见大家不解地愣着，便笑着反问大家：“你们刚进来时，没有‘会餐’吗？”这时大家才恍然大悟，刘亚生是在锻炼身体，准备迎战敌人作为下马威的酷刑。

果然不出所料，天一黑，敌人就把刘亚生提走了。直到第二天吃早饭前，才把他送回来。难友们把他扶到铺上，让他挨墙坐着。他这时几乎象换了一个人，脸色黄里透青，两只眼睛陷进去了，胸部急剧地起伏着，嘴皮已被火气烧焦。他愤愤地望着乌黑的天花板，重复地说着：“下流！下流！”没多久，昏迷过去了，一直睡了一天一夜。醒来后，人们问他审讯的情况，他还是那痛斥敌人的两个字：“下流！”原来，敌人在他身上三番五次地试验了一种电刑。这种刑罚只有最下流无耻的人才能想得出来。刘亚生的身体完全给搞垮了。难友们十分担忧：如果没有充分的休息和良好的营养，他的生命将非常危险。

正当难友们尽力照顾和抢救刘亚生的时候，敌人又要弄花招来软化刘亚生了。在刘亚生受刑后的第三天，一个自称是什么“处长”的家伙跑到牢里来，装着一副事先完全不知道情况的样子，把管监狱的人臭骂了一通，然后说他也是北大的校友，一向对刘亚生的气节十分敬佩，所以甘愿不避嫌疑，出头来保刘亚生跟他出去就医，只要刘亚生答应和他的上司通个电话，“口头保证”今后不再反对“政府”就行了。这家伙假惺惺地说：“口头上的两句话，一说就完，不过是给我那上司个

面子，又不是书面的东西，可以完全不作数的。时局千变万化，你即便有什么打算，也可以从长计议。”这话听起来，好象真是为刘亚生着想。其实，刘亚生早已看透这是诡计。他从铺上顽强地站了起来，瞪着两只冒火的眼睛，指着那家伙的鼻子严厉地说：“告诉你，少给我来这一套！第一，我要求公开审理我的案子；第二，我坚决抗议你们使用这种下流的刑具。别的话你给我少说！”说完就躺下，再也不理那个家伙了。

夜晚，暗淡的月色，透过窗格映入潮湿的牢房。难友们都没有睡，他们竭尽全力照料着极度虚弱的刘亚生。他们把自己的铺草分些给他，并且把草尽可能搞得松软些。对于国民党反动派的法西斯暴行，难友们早已怒火满腔。但是，在这座人间地狱里，他们能够给刘亚生的帮助的确也很有限啊。刘亚生迷迷糊糊又昏了过去。他们望着他那蜡黄的面色，心中都不禁升起一片愁云，有人暗暗地揩眼泪，有的人在叹息……。刘亚生终于又醒过来了，他对自己的身体毫不介意，一醒来就开玩笑说：“怎么？你们担心我活不长啦？同志，我这个人命长得很，死不了哪！你们不信，我敢跟你们打赌：三个月之内我要不死，你们请我吃一顿南京板鸭。怎么样？到南京不吃板鸭，那可真说不过去。”几句玩笑，把大家的愁云忧雾全赶跑了。

人们你一言，我一语也跟着开起玩笑来。不知过了多久，人们突然发觉，刘亚生又一声不吭了，连忙去看，原来他又昏了过去。大家折腾了半天，才使他苏醒

过来。他一睁开眼，开口就说：“小意思！本来我不想回来了。后来转念一想，不行呀！咱们还要等到胜利，一起去吃板鸭，就又回来了。”他把大家又逗笑了。象刘亚生这样站在死神面前开玩笑的人，真是少见！大伙议论起来，没有一个不敬佩。

大家问他有什么办法能把体力恢复起来，他笑了笑说：“我有办法，你们要听的话，各方面都可以谈谈。第一是吃，不管好吃难吃，一定要吃；第二是练，一天三遍拳，坚持到底。这样叫促进新陈代谢，气死蒋宋孔陈。列宁在狱中就是这样做的……”

从此，在刘亚生的带领下，难友们也都拉开架势练起拳来。他那条不知穿了多久的裤子，全部开了线，两条裤腿破成四块布片片，打起拳来飘飘荡荡。一位难友看了说：“刘瞎子啊，你这一副盔甲在古书上恐怕还查不出名字来呢。”刘亚生忍住笑说：“干革命心红骨要硬，练练筋骨好同他们斗。”难友们由于练习打拳，果然觉得浑身舒畅多了；吃的虽然还是又霉又臭的饭，但这会吃起来却象添了什么作料，仿佛好吃得多了。不久以后，人人都壮实多了，就连刘亚生那样的身体也一天天复原了。敌人原来以为刘亚生不屈服是必死无疑，万没料到，他不仅没死，精神反倒一天比一天好起来。敌人气得要死，闹不清共产党人到底是什么材料做成的。后来“促进新陈代谢，气死蒋宋孔陈”这句话很快在狱中流传开来。

“这就是我的答复！”

体力稍稍恢复，刘亚生便着手组织新的斗争。他对难友们说：“光这样斗还不行，要气死敌人还得有新内容，咱们要进行新的斗争！”这时不知是谁低声说：“没有报纸看，实在闷得慌。”刘亚生兴奋地连忙接上话头说：“对，先提出来要报纸看，那怕是敌人出的也可以。从他们的报缝里也可以分析点情况，我可算有些经验。”

敌人是很狡猾的。他们知道，刘亚生是个不好对付的明眼人，他们在新闻报道中搞的那套把戏骗不了他。敌人既不能从肉体上摧垮我们的同志，便打算从精神上窒息他们。他们不但不肯送报纸给他们看，而且不再往刘亚生所在的牢房里送人，想完全隔断刘亚生与外界的联系。刘亚生带领难友一再抗议。狡猾的敌人却送来了几十本古版线装的《佛经》，和两大部基督教的《新旧约》。大家真气坏了！刘亚生十分气愤地说：“什么话，让共产党人读佛经！”有人想去打看守的主意，想从他们嘴里套出一点消息来，但费了几天劲，也没抵事。

不久，刘亚生终于想出一条好主意。他说：“没关系，敌人这一套难不住咱们。他不让咱们看，还能不让咱们想吗？咱们从今往后，安排一个日程：每天早饭以前，回忆以往的斗争历史一小时；午饭以前，推测外界形势一小时；晚饭以前，展望将来一小时，我看这

还有点意思。”

这个主意大家都说好。试办的结果很有成效，每个人念念不忘革命，回顾过去，放眼将来，斗争意志更坚定了。实际上，刘亚生这是利用坐牢的机会，办了一个相当精干的马列主义讲习班。

在推测外界形势时，大家的心情是很复杂和矛盾的，他们既盼望革命的力量迅速发展，胜利早日到来；又怕把局势估计得过于乐观，影响坚持持久斗争的思想准备，所以，交换意见的时候，大家一致把当时的战局估计为我军正处于局部反攻阶段。

一九四八年的年底，有一天，他们忽然听见远处传来隐隐约约的炮声，而且正是来自大家朝夕盼望的北方。起初，大家还不敢相信是咱们自己的大炮，后来，接连几个日夜响个不停，不象是国民党在搞演习，而且见狱中的匪徒们也惊慌失措了，他们才做出了这样的判断：大反攻早已开始，咱们解放大军就快要打过长江了！这真是一个盼望已久的惊人喜讯呵！刘亚生高兴地拍打着脑门，一迭连声地说：“落后了！落后了！”大家都相互道喜，终于盼到这一天了！

刘亚生眼里闪着光，笑嘻嘻地望着大家说：“想想看！咱们出去以后能做些什么工作呵！我想当一个新中国的中学教员，为党培养后备力量，我觉得这是个挺有意义的工作。”

经他这一启发，大家的思路象开了闸的河水一样欢腾起来。有的说：“我要争取当一个新中国的工人。”

有的说：“我要当个新中国的革命文艺工作者，下决心编一本一百二十回的《革命演义》，说它个三年五年的……”小小的牢房里，洋溢着节日般喜悦的气氛。

淮海战役打响以后，蒋家王朝统治二十余年的魔窟——南京即将解放。面临末日的敌人对付革命志士的手段变得更加凶残起来。他们把狱中的“囚犯”分批地往其它集中营转移。当刘亚生和最后一位同志分手的时候，向自己最后的一个亲人说了这样几句话：“我可能看不到咱们盼望的那个世界了。有机会请转告我的战友们吧，我一直想再看看他们，看来是不可能了。唯一值得自慰的是，我始终保持了共产党员这个称号的尊严。但是，我不能以自己有限的生命为党做更有价值的贡献，这是再遗憾不过的了！……”

过了不久的一天晚上，敌人把刘亚生传去，问他：“关了你近两年，时至今日，你到底有没有一线转变的可能！现在再给你一次机会。”

刘亚生毫不犹豫地回答：“没有，永远也不会有。”

敌人说：“那好嘛！”接着，他把手一挥，几个匪徒立即把他押上汽车，送到了雨花台。

静寂的夜里，只有山风在呜咽。在听到枪声以前，刘亚生放声大笑，以胜利者的豪情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枪响后，子弹从他的头顶飞过，没有把他打中。他巍然屹立着，从容镇静地等着第二声枪响。但是，敌人却没有打第二枪，几个匪徒又把他推上汽车，把他押回了监狱。



敌人以为用这样的假枪毙会把刘亚生吓住。但是，他们的希望化为灰烬。敌人再次提审他时，他仍是一句话也不肯说。

于是，敌人又把他推上汽车，把他押送到了南京北郊临江飞峙的燕子矶。

浓重的夜色，笼罩着黑黝黝的燕子矶头。四周，死一般的静寂。只有矶头下汹涌的长江水，滚滚滔滔，一浪压过一浪，猛力地冲击着礁石，发出“哗哗”的声响。

刘亚生巍然挺立在矶头。江风，吹拂着他那碎絮般的衣衫和那蓬乱的头发。由于敌人长期的折磨，他的面孔削瘦得很厉害，但是，他那凹陷的眼睛，在黑暗中依然炯炯发光，仿佛是两把利剑要把黑沉沉的夜幕刺穿……这是刘亚生生命的最后一刻。敌人在他身上捆了块大石头，准备随时把他投下长江去。此时此地，他也许想得很多、很远，但是，他的神情却是那样沉静、凝重。

“……时至今日，你到底有没有一线转变的可能？”一个沙哑的喉咙终于打破沉默，问道。

刘亚生微微侧过脸，对身后那个家伙瞥了一眼，冷冷地答道：“没有，永远也不会有！”

对方脸上的肌肉倏地抽动了一下：“想想看吧，这是你最后的机会了！”

他死死盯住刘亚生的脸，极力想从这脸上捕捉到他这句话的反应。不料，刘亚生突然放声大笑起来，笑

得那样爽朗，那样坦然，似乎压住了大江的涛声，在夜空里久久回荡……

敌人被激怒了，象野兽一样暴跳起来：“你到底回答不回答！？”

好象回答敌人的问话似的，这时，北方传来一阵隆隆的炮声。刘亚生谛听了一会，兴奋地笑了，他想：“这不正是我亲爱的战友们挺进江南，解放全中国的隆隆炮声吗！”想到这里，他把头向江北扬了一下，笑着说：“听吧！这就是我的回答！”隆隆的炮声从天边滚过来，越来越响，越来越近了。敌人的脸色变了，浑身哆嗦着，气急败坏地狂叫道：“你，你还是这样……，推！”刹那间，匪徒象恶狼似地扑上来，把刘亚生推进了崖下滚滚奔腾的长江……。

汹涌澎湃的江水，吞噬了坚贞不屈的刘亚生同志，但是，他无限忠于党，忠于毛主席的崇高品格，却永远铭刻在革命人民的心坎上。

“永是勇士”

——郭纲琳烈士的故事

陆 苇

法庭斥敌

一九三四年。

燕子飞来，春天到了，上海大街两旁的树又披上了绿茵茵的新装。可是这时人们的心里，却依然笼罩着严冬的阴影。那是个灾难深重的年代——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妄图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广大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奋起抗战，但是以蒋介石为头子的国民党反动派，不仅不抗日，还把枪口对准抗日的力量，一次又一次地加紧“围剿”以江西为中心的中华苏维埃区域，同时在他的统治地区对工人和学生的爱国运动，实行更残酷的镇压，逮人的囚车整天横冲直撞，惨遭逮捕和杀害的爱国人士不计其数。祖国处在这样危难的时刻，凡有一点爱国心的人，谁还能安心度日呵！

这一天早晨，许多店铺门还没开，街上行人还很

少，就又有了一辆灰色的囚车在大街上疾驰起来。行人们听到它刺耳的叫声，立即让到路边，然后照例投以仇恨的目光，紧紧地咬起牙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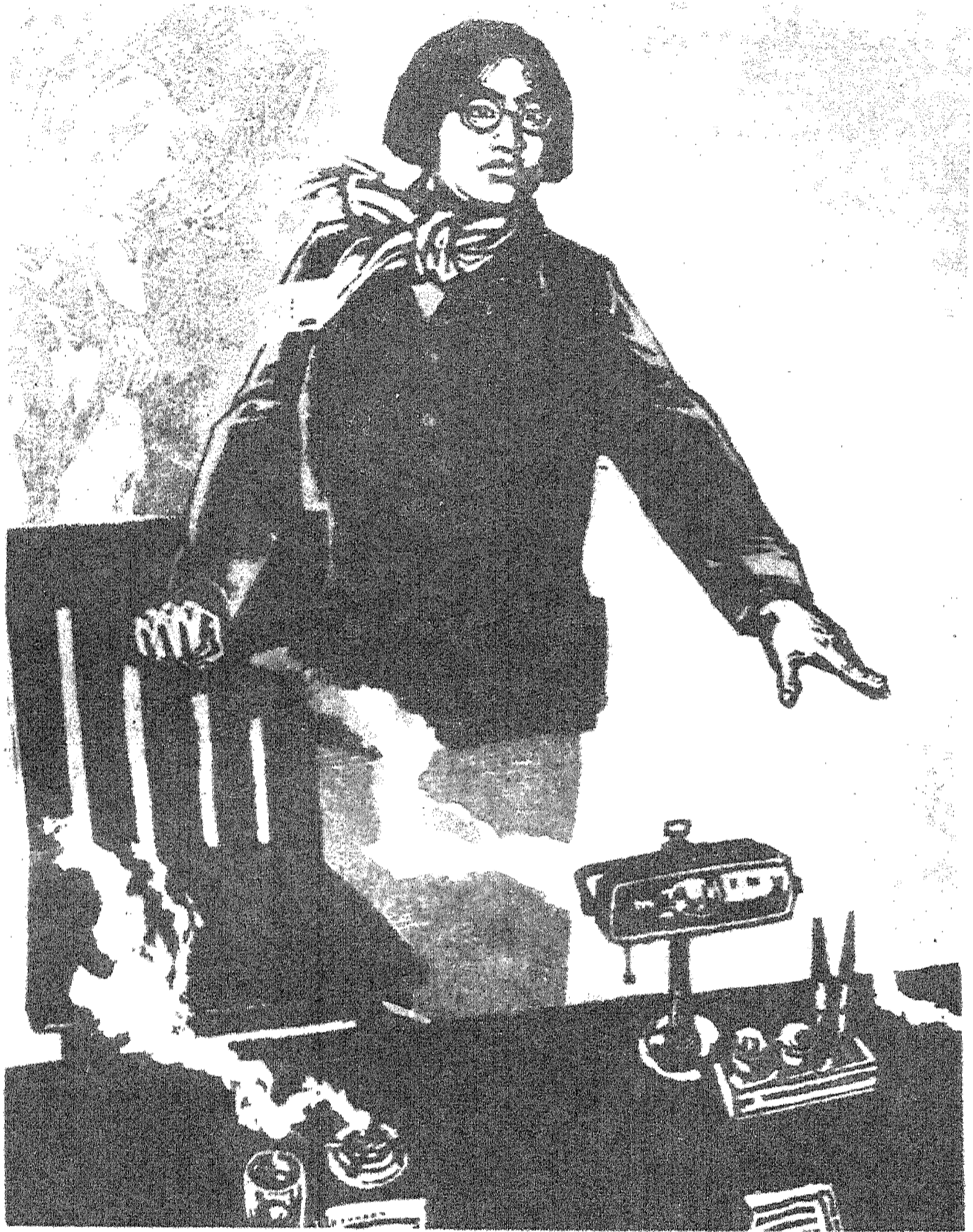
这辆囚车，在租界殖民主义者和国民党反动派勾结组成的特别法庭门前嘎然刹住。车尾的铁门打开后，敌人带出一个女青年。这个女青年就是郭纲琳同志。因为她是在帝国主义租界里被捕的，所以必须由这样的法庭审讯。她梳着齐耳短发，戴着深度近视眼镜，身穿旗袍和短呢大衣。下车后，她从容地拢了拢头发，便跟着两个警察大步向法庭里走去。

郭纲琳是江苏句容人，生于一九〇九年。一九三一年她在上海中国公学读书时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又加入中国共产党。她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下参加抗日救亡运动，随时都有被敌人抓到的可能，可是她毫不畏惧。前几天，她正在筹划闸北丝厂工人同盟罢工，不幸给叛徒出卖被捕了。

她走到被告席上，先看了看挤满了旁听席的观众和中外记者，接着扫了伪法官们一眼，觉得这场合是宣传党的抗日救国道理，揭露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无耻罪行的好机会。这样想着，她脸上不由掠过一抹鄙视的笑影。

“当当当……”警铃响过以后，审讯开始了。一个肥胖的法官问了郭纲琳的一般情况，最后厉声问道：“你是不是共产党？”

“不是。”郭纲琳回答。



“为什么不是？”肥家伙又问。

郭纲琳嘲讽地笑了笑：“你为什么不是呢？”

旁听席上顿时喧哗起来。别的几个法官也相互使眼色，抱怨肥家伙问得愚蠢。那肥家伙气恨得脸皮抽搐了一阵，抓起惊堂木一拍，对旁听席吼道：“吵嚷什么！”随即又盯着郭纲琳说：“我，我没搞共产党活动，而你，参加啦！”

“那么你说说，我有哪些活动是共产党活动？”

肥家伙说：“你骂日本人，侮辱友邦，违犯党国睦邻令，这就是共产党活动；你骂国民党，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的马列主义，这就是共产党活动！”

郭纲琳冷笑了一下，驳斥道：“谁丢了东北三千万同胞？谁丧失了东北四省？谁便是危害了国家。你们说，是我？还是国民党？！谁侵略了邻国的领土，谁强占了邻国的财产，谁奸淫了邻国的妇女，谁便是破坏睦邻！你们说，是谁？！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我国东北，还打到上海。他们烧杀掳掠，我们骂都骂不得？一骂便是共产党活动，便是犯了罪，这是哪家的逻辑？！国民党丧权辱国，拱手把东北和大半个上海让给日本强盗，人民对这样不能抵御外侮，却专事杀害爱国人士的党，难道骂都骂不得？一骂便是共产党活动，便是宣传马列主义，这又是哪家的逻辑？！国民党反动派把主张抗日的人，都当作共产党加以仇视和迫害，这说明什么？说明他们是不折不扣的卖国贼，是帝国主义强盗的走狗！共产党是中华民族独立和自由的保证，是中

国劳苦大众的救星。可惜我挽救祖国垂危的工作做得太少，还没能成为这样一个伟大的党的战士，……”

郭纲琳义正辞严地一连讲了好长时间，法官们气得眼瞪多大：这哪象审讯犯人，简直是犯人在审讯自己了！心里憋气，可又无以对答。那个很肥的法官正愣神想词儿，坐在他旁边的一个獐头鼠目的国民党代表开了口：“姑娘，你这样年轻，怎么中共党的毒这样深呀？已经犯了罪，要知道悔改嘛！”

郭纲琳抓住战机，马上进攻道：“我宣传的是中国人民独立生存的真理，我做的是抗日救亡的工作，你说我有罪，这未免太无耻了吧！你们国民党对日寇不放一枪，对抗日的人却使尽最残忍的镇压手段，这才是犯罪！要悔改的不是我，而是你们！”

郭纲琳字字千钧，驳得敌人张口结舌。她目光威严，射着法官，法官失色，射着国民党代表，匪代表低头。他们之间你一声我一声地干咳，借以掩盖恐惧和尴尬。时至今日，他们只好抛出早准备好了的“王牌”了。肥法官猛拍了下桌子：“把那个姓林的带上来！”随着话音，一个身上沾染着血迹的中年人，给带到了郭纲琳面前。

“郭英，你认识他吗？”獐头鼠目的家伙得意地望着郭纲琳。

郭纲琳为了不暴露身份，被捕后即化名郭英。她望了那中年人一眼，见是自己的上级、联络人，心里一惊，但又见那人形容颓丧而猥琐，便立即断然回答道：“不

认识。”

国民党代表狞笑了两声：“可他说他是你的同志呀！”

事实证明了郭纲琳的判断：姓林的已成了叛徒。郭纲琳瞪了姓林的一眼，斩钉截铁地对匪代表说：“我没有这样的同志。他倒象是你们忠实的鹰犬！”

“喂！”肥法官招呼姓林的，“你认识她吗？”

“认识，认识，”姓林的赶忙回答，“她叫郭纲琳。是团员，又是党员。她担任过共青团沪西、闸北区委书记，担任过江苏省内部交通，还担任过共青团无锡县委书记。我领导过她。她在工人和学生运动中做过许多重要工作，捣上海市政府，砸南京《中央日报》，她都是领导人之一……”

郭纲琳对叛徒出卖自己，并不害怕，对他出卖革命利益的丑恶嘴脸，却憎恶到了极点。她不等叛徒说完，就声色俱厉地问道：“你真的认识我吗？”

叛徒一接触到郭纲琳的目光，仿佛遭到雷击似的，浑身的骨头立刻散了架，颤抖着，结结巴巴地说：“他们把我打得皮开肉绽，硬要我来认你，我才来认的。我是实在没办法！”

郭纲琳调脸对法官们说：“这个可怜虫说了些什么，你们听到了吧？他是忍受不了酷刑，才象疯狗一样乱咬人！这说明他前面的话都是胡言乱语！”

肥法官气紫了脸，对獐头鼠目的国民党代表低语了一阵后，起身宣布道：“郭英即郭纲琳，应引渡交中国

政府处理。”

听众们骚动起来，纷纷对这审讯结果表示抗议。但是狗法官置之不理。警察来揪郭纲琳时，郭纲琳两臂一搯，庄重地对听众们说：“他们对我搞今天这样的审讯，不过是做做样子而已。他们是宁肯错杀一千，也不错放一个的。要引渡就让他们引渡吧。要我的命有一条，要想从我身上得到他们需要的东西，办不到！”说罢，昂首转身往门外走去。

勇斗敌探

郭纲琳被引渡到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后，过了一天，特务股的匪徒们又对她进行了审讯。敌人在特别法庭上想得到而没有得到的东西，郭纲琳在这里同样不给他们。因此刽子手们咬牙切齿了。“你非要用刑不可么？”一个矮墩墩的家伙攥着拳头跳到郭纲琳面前。

郭纲琳冷笑道：“用刑不用刑是你们的事。如果怕用刑，我早就跟你们同流合污、甘当亡国奴了。”

矮家伙挥着拳头吼道：“外国记者说你是中国最了不起的伟大女性，现在我倒要看你怎样伟大、怎样了不起！”说着转向其他刽子手，“给我严刑拷打！”

二十分钟后，郭纲琳从刑室给架出来时，浑身上下满是血迹，衣裳都破碎了，脸上、手上也布满了青一块紫一块的伤痕。

“怎么样？还招不招？”矮子狰狞地咧着嘴。

郭纲琳高昂着头，回答道：“我不是共产党员，也没有犯罪，要我招什么！？”

“噉——”矮子呲牙咧嘴地又攥紧了拳头，“你还嘴硬呀！把他们带来！”

象演戏一样，两个贼头贼脑的角色立刻出现在郭纲琳面前。郭纲琳鄙视地瞪了他们一眼，把脸调开了。

“得了闭口痧！？怎么都不开口？”矮子见这两个人耷拉着眼皮，都不敢正视郭纲琳，气恼得从沙发里跳起来。

郭纲琳转身对矮子说：“他们是断了脊梁骨的癞皮狗，你又要他们乱咬人吗？”

“你胡说！”两条癞皮狗中的一条、那个年纪稍大些的嚷道，“你是共产党员，我作证！人家向你打听区委书记的去向，你干嘛不说？你跟他在一个支部，肯定知道！”

“那天在特别法庭上我已认识你了，他们说你姓林。既然你说我是共产党员，你还领导过我，那么我问你：我知道区委书记的去向，你这个上级还能不知道？你知道，为什么自己不说，偏要逼我说呢？”

郭纲琳的话才了，另一条癞皮狗插了上来：“郭纲琳，你要识相点，这里可不是耍嘴皮子的地方。你的演说能力是有名的，上海学生、南京学生都知道。不过现在玩这一套，就要吃苦头了。你只要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再把区委书记的去向一说，不就可以象我们一样自由了吗？人生在世……”

郭纲琳怒不可遏了：“住口！人生在世应该怎么样？应该象你们那样，做一群苍蝇，一沾染新鲜食品，就让它腐烂发臭吗？”

“你，你……”叛徒气急败坏地眯起了污浊的眼睛，“别欺人太盛！”

“呸！”郭纲琳用一口唾沫回击了敌人。

矮子见癞皮狗们又成了郭纲琳的败将，气得倏地跳出沙发：“再把她拖下去打！狠狠地打！”

是钢就不怕千锤百炼，再重的皮肉之苦郭纲琳都经受得住！敌人一次次把她关进禁闭室，又一次次把她拖到刑室动刑，可是始终一无所获。郭纲琳这刚强的气质，弄得敌人束手无策。

有一天，郭纲琳正在洗衣裳，天上忽然传来大雁的叫声。“啊，大雁！大雁！”她激奋地丢下衣裳，跑到窗下，握住铁棍子，对天上看去。

瓦蓝瓦蓝的空中，一群排成“人”字形的大雁，正嘎嘎叫着飞行，每只雁都显得英姿勃勃。这是何等壮丽的画面啊！

“谢大姐，小周，你们快来看呀！”郭纲琳调脸招呼她的难友们，“大雁是最高尚的鸟！它们成群结队，多有组织性和纪律性！它们向着既定的目标奋飞，始终坚定不移……”

郭纲琳正向往地说着，年纪较小的小周眉宇间流露出怅惘的神色，说：“可惜，我们却成了孤雁了！”

郭纲琳回身抚着小周的肩头，深情地说：“不，我

们并不孤单，中华苏维埃政府和红军勇士，正和我们一起作战，中国人民和全世界受苦的人民，是我们坚强的后盾。越来越孤立的是敌人，是妄图用监狱把我们与人民隔开的蒋介石卖国集团！”

正说着，门开了，两个特务把一个女犯人拖了进来。这女犯人昏昏然闭着眼睛，脸上、身上血糊淋漓。两个特务走了以后，郭纲琳蹲到她旁边，轻声唤道：“喂，你醒醒，他们为什么把你抓来？”

女犯人慢慢睁开眼睛，望了郭纲琳许久，才吃力地说：“我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参加了反对国民党不抵抗政策的示威游行，他们就把我抓来了。”

“你是干什么的？”

“我是个工人。我们厂里有个团支部。”

郭纲琳不禁心中一惊：这人怎么这样“坦率”？但她不露声色，又问：“你加入了团支部吗？”

女犯人毫不犹豫地点了点头。

按照革命的纪律，一个共青团员是不应该这样轻易暴露自己的。郭纲琳对这个女人由吃惊变成了怀疑。她正要去接着洗衣裳，那人却坐起身问郭纲琳道：“你是犯的什么罪？”

郭纲琳回避说：“我没有犯罪！你的伤不轻吧？躺下休息吧。这里是不允许多说话的。”

从这以后，这个女犯人就在这个号子住了下来。她常常被敌人叫出去审问。在号子里时，一有机会她就找郭纲琳谈天。一个星期后的一天早晨，郭纲琳正在看

书，她又凑到郭纲琳身边来了：“郭英姐，敌人老是追问我区委书记的年龄、模样、常跟哪些人来往，我说不知道，野兽们硬是不信，就打我，给我上刑。唉！你真的也不知道区委书记的情况么？我不信。你连我都不相信吗？”

郭纲琳经过这么多天的观察，对这个女犯人的怀疑越来越大了。这女人一跟她谈天，就爱把话题往区委书记身上扯；更奇怪的是她睡觉从来不脱衣裳，……想到这里，郭纲琳心里豁然清楚了。于是，她威严地盯着眼前的女人，问道：

“你说你受过许多次重刑，可以脱下衣裳让我看看伤吗？”

那女人受到这突然袭击，一时不知如何招架，支支吾吾地说：“郭英姐，你这是什么意思？”

“快！把衣裳脱下来，让我看看你的伤！”

女人的脸刷地白了：“你，这是什么意思？”

“是什么意思，你应该知道！你不要玷污人民英雄穿的囚衣，也不要玷污真正爱国志士献身的监狱！现在，你必须从这里滚出去！”

这女人的脑袋象断了藤的枯瓜，立即垂下来。郭纲琳的话击中了她的要害。她确实是敌人派来摸郭纲琳口供的奸细。

“滚出去！滚出去！”同号子的难友们也忿忿地吼叫起来。

女奸细嚯地跳到门边，一面撞门一面声嘶力竭地

喊道：“来人啊！来人啊！”门外铁锁刚打开，她就象只被打断腿的野狗惶惶地逃走了。

斗 志 更 坚

过了些时候，敌人把郭纲琳当作重要的共产党人，解送到国民党南京宪兵司令部看守所。到这里的第二天，她就被带进了审讯室。

走进审讯室，敌人什么也不问她，就又把带进了另一个房间。这个房间里，老虎凳、三上吊、跪钉板、钉竹签、挖刀、钢锉、汽油、辣椒水、烧红了的铁皮桶，各种刑具应有尽有；牢头禁子、刽子手各就各位；穿着白大褂的“医生”，手执装好了兴奋剂的注射器，也在一旁等候着。

“你好好看看，再好好想想。它们是无情的！”一个刽子手对郭纲琳说。

“我看过了，也想好了。”郭纲琳刚强地回答，“它们是无情的，我更是无情的！”

敌人把郭纲琳带回审讯室后，问她：“你们那个区委书记的情况你最清楚，说吧，你被捕时他到哪里去了？”

“不知道！”

于是敌人把郭纲琳带进了前面让她看过的那间屋子。

郭纲琳的骨头就象她的信念一样，是百折不摧的。所以这回失败的依旧是敌人。刽子手们轮番给她用刑，

感到累乏不堪以后，只得又把她送回号子去了。

郭纲琳回到号子时，同她一起从上海解来这里的难友谢大姐，也刚被审讯拷打后回来，正伏在铺上呻吟。郭纲琳强忍住自身的疼痛，坐到她身边，同情地劝慰道：

“谢大姐，要坚强些。我们是革命战士，要珍惜自己的政治生命，保持党性纯洁。我们可以丢弃一切，但是决不能失去比生命还重要的政治贞操！敌人可以枪杀我们的肉体，但是无法枪杀我们的灵魂！”

谢大姐翻过身，坐起来抓住郭纲琳的手说：“我记住你的话，我一定让自己的灵魂永远与党、与革命连结在一起！……”

郭纲琳在宪兵司令部看守所的日子，几乎一半是在审讯和毒打中度过的，可是敌人从她嘴里没有挖到一星点需要的东西。他们当然不甘心失败，便以所谓“危害民国罪”判了她八年徒刑，把她送到伪南京模范监狱执行。

到伪南京模范监狱三个月后，有一天，她正在一块铜片上刻字，女看守在门外叫起来，要她到接见室去。

郭纲琳一走，难友们便说起她的一些事来了。“准是她嫂子又来给她送东西了。”“唉，郭英这个人真好。有一回，她嫂子送来一听饼干，她自己没舍得吃，都分给受重伤和生病的难友了。”“你们知道吗？‘雨花台，雨花台，红骨才在那里埋’，这句名言就是她说的。”“真了不起！一个女子能这样刚烈！”正躺在铺上看英

文版《共产党宣言》的谢大姐，这时丢下书，坐起身插话道：“她不光刚烈，也很有智谋呢。”于是谢大姐绘声绘色地讲了郭纲琳的一件往事。

那时郭纲琳担任共青团江苏省委内部交通，经常向下面传送党的指示和文件。有一次她给一个人送一份重要的文件去，刚到那人住的大院门口，就发现院子里正遭敌人搜查。怎么办？敌人的哨兵已发现自己，退回去会更被怀疑，因此她干脆往大院里走去。进院子后，她好象什么也不曾看到，又沉着地进了一户并不认识的人家。恰巧这家只有两个小孩在家。她便问：“你们的爸爸妈妈呢？”孩子们痴愣愣地望着这个陌生人：“看戏去了。”郭纲琳又问：“你们怎么不跟着去？戏可好玩呢！”“爸爸说我们看不懂。”“倒也是，你们还小嘛。呃？你们不认识我了？”大些的男孩子想了想，说：“记不清了。你是陈姨妈吧？”“啊呀，你真聪明！一说就说对了。”郭纲琳说着又转向小些的女孩：“你这么小，一定闹不清你爸爸妈妈叫什么名字。”小女孩急了：“我知道，我知道！爸爸叫汪大发，妈妈叫汪大嫂。”郭纲琳笑了：“‘大嫂’也是名字呀？”男孩子马上抢着更正道：“我妈叫马云娣。”“这就对喽！”郭纲琳说着向门外瞥了一眼，从口袋里掏出掩蔽文件的糖果，分给两个孩子，然后把几颗假糖拆开，取出文件迅速地藏了起来。

“就这样，巡捕赶来时，以为郭英真是孩子们的姨妈，随便看看，没加追究就走掉了。”

谢大姐说到这里，难友们正哈哈大笑，郭纲琳拎着两包糕点，快快不乐地回来了。一个年轻的难友迎上去问道：“你嫂子又说些什么来呐？”

郭纲琳沉思了会，埋怨地说：“我哥哥又在为保释我进行活动了……”

过了两天，郭纲琳收到了她哥哥一封信。这信叫她不要辜负家庭的苦心，说家里已买通国民党中央党部的几个要人作保，悔过书已请人代填，只需她签一个名就可以出狱。看罢这信，她当即写了封回信，其中有一段是这样写的。

我不愿造一点点罪恶在我的生命中，我不能屈服在一个无罪而加上有罪的名义下来遵从你。因此你要我做的，我不能给你圆满的回答。……

一九三五年，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努力，全国抗日救国已形成广泛的群众运动，“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呼声，响遍了每个城镇和乡村，许多爱国团体还发出了释放政治犯的呼吁。国民党反动派对这个形势又怕又恨，所以表面上说对政治犯准备“大赦”，而实际上却仍在玩弄反共阴谋。他们把许多政治犯转到反省院，企图在那里对这些人继续从思想上进行摧残和迫害。在这样的背景下，郭纲琳于一九三六年秋也给押解到北郊晓庄附近的伪首都反省院来了。

在反省院里，反动当局强迫他们唱国民党党歌，写“反省日记”，还上什么“马列主义批判课”。但是除了叛

徒和动摇分子，谁也不听他们这一套。唱国民党党歌时，他们就高唱《国际歌》；用写“反省日记”的纸，写了一篇篇宣传抗日、声讨卖国贼的檄文；上“马列主义批判课”吗？不干！

“给我查一查！是谁带的头？”敌人激怒了，有一天匪院长下了这样的命令。

看守长眉头一皱，凑到院长面前说：“早就搞清了，就是那个郭英哄起来的。”

“是她？带来！”

看守长领命退出门时，郭纲琳和难友们正在吃饭。

“呸！”一个难友把饭里一粒砂子吐到地上，“这些鱼肉人民的魔鬼，把粮食贪污下去，加这些脏东西充分量！”

郭纲琳走到这个难友面前，拾起地上的砂子，气愤地说：“应该把它留着，还有稗子、小虫、草秸，也要留着，等积累多了，用它们装个枕头。革命胜利后，把它送到纪念馆去，好让我们的后代知道，他们的前辈在革命的过程中，曾经历过怎样非人的生活，也让他们看看国民党反动派的滔天罪行……”

她的话还没说完，看守长到了。她被带进匪院长办公室。

院长的眼珠骨碌碌地在郭纲琳身上转了几下：“是你领头反对上‘马列主义批判课’的吗？”

“什么‘马列主义批判课’？我不懂。”

“胡说！”院长的眼珠突出了眼眶，“下次再闹，决不饶你！”

看守长把郭纲琳送回号子，再次回到院长面前时，院长一把把他按坐在沙发里，接着给他布置了一个任务。看守长高兴地领命而去。但是几天以后，他来向院长汇报任务完成的情况时，神情却十分沮丧了：

“我挑的那几个都是能说会道的，而且伪装得也很象，可是怪得很，他们给郭英造的谣，犯人们都不信；刚才郭英又把这些人痛骂了一通！看来您这孤立郭英的计策，只怕也行不通……”

不等看守长说完，院长的眼珠子又瞪大了：“把郭英带来！”

郭纲琳又给带来了。在院长的眼里，她是那样凛然不可侵犯。“请坐，请坐。”院长装得笑容可掬，“请你来随便聊聊。”他深知对方不好对付，如果不稳住她，让她把反省院的革命烈火燃得更旺，于自己是不利的，所以想用软手段劝她，要她别再闹下去。郭纲琳听完他的话，眨了眨敏锐的眼睛，并不反驳，却从另一角度进攻道：“不闹可以，但是你要请全部难友吃水果。”“水果哪儿来？”“买呗！”“钱呢？”“向你借。”院长震惊了一下：“我哪有钱？”郭纲琳说：“你怎么会没有钱？你贪污、搜括的钱到哪里去了？”院长没想到会倒这个大霉，气炸了，手往桌上一拍：“拖下去！给我打！”

皮鞭呼啸，响一声，郭纲琳身上就鼓起一道伤痕。十下，二十下，三十下……“还闹不闹啦？”刽子手上气

不接下气地问道。郭纳琳说：“你们有劲为什么不去打日本强盗！”看守长手一拍：“把杠子抬来！”杠子抬来后，几个敌人把郭纳琳扳倒，把她的双腿横按在上面，又把一根棍子朝上一压，然后一头一人，猛力踩下去。敌人以为郭纳琳这下该受不住了，可是出乎他们意外，就在这辰光，郭纳琳的歌声响了起来：“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快！再加两个人踩！”看守长咆哮。当四个人的脚同时踩下去时，郭纳琳的脸色唰地变得惨白，没有声息了。看守长盯着昏迷了的郭纳琳看了一会，又溅着唾沫星子命令道：“喷水！”郭纳琳刚刚苏醒过来，院长到了：“嘴还硬吗？”“打倒国民党！共产党万岁！”院长气得眼珠子差点滚出来：“快，用马粪堵嘴！”可是马粪塞满了郭纳琳的嘴以后，郭纳琳又用鼻子哼出了歌声。“上老虎凳！”院长气得狂叫。在老虎凳上，郭纳琳又昏了过去。

郭纳琳醒来时，发现自己是在一个无人的窄小而肮脏的房间里，马上意识到，敌人是让自己与其他难友隔离了。她想，你们能隔离我人，但是你们隔离不了我的声音！于是她唱起了雄壮的《国际歌》。唱罢歌，她又咬破指头，用血在墙上写了两句光彩照人的誓言：

拥护真理，为正义而战斗；
坚持立场，为革命而牺牲！

“永是勇士”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的一天，阴云密布，大雁

凌空高歌。

郭纲琳从审讯室回到号子，见谢大姐和另一位难友正坐在她铺上又在看她绣的枕套，便笑着说：“看样子，你们是真的爱上它喽？”

“可不！”那位难友把枕套捧在手里，站起来，“这雁绣得真是维妙维肖，好象都能听到它的叫声了。这字也绣得好，‘起来’，‘为真理而斗争！’这是我们每个革命者的心声呵！”

郭纲琳笑了笑，说：“对，这也是战斗！”

谢大姐拿起一本日文版的马克思著作，问郭纲琳：“你的日文学得怎么样了？离开辞典能阅读了吗？”

郭纲琳说：“离开辞典还不行，但我有决心学好它。要知道，能多懂一门外国语，就有可能多读一些马列主义原著呀！只有多用革命导师的思想武装头脑，才能更好地打击敌人。所以我们应该尽可能多读些书，多求些知识，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郭纲琳的话还没完，一个特务走进门来，冲她吼道：“准备好了没有？快些！”

郭纲琳瞪了特务一眼，然后从铺上的一本书里拿出个小纸包，递给谢大姐，说：“给你做个纪念吧。我要走了，暂时离开你们，到另一个战地去。别难受，胜利之日会重逢的。”说罢从铺上拿起行李和书，对难友们点头告别后，就跟着特务走了。

由于中国共产党多方努力，“西安事变”得到和平解决。但是蒋介石卖国集团对释放政治犯根本没有诚

意，继续玩弄卑鄙的阴谋诡计，妄图使这些人背叛党和人民，堕入他们的政治圈套。在伪首都反省院里，匪院长大肆宣传什么“党国政府宽大为怀”，要政治犯在自首悔过书上签字，说签了字就给以自由。郭纲琳严辞拒绝了。她对敌人说：“这样的东西你们不妨多印些，大约不久你们自己用得着的！”匪院长气疯了，以“不堪教诲”的名义，把她送回原判单位——伪南京宪兵司令部去了。

谢大姐打开纸包，一枚心形的铜片呈现在她和其他几个难友的眼前，上面镂刻着“永是勇士”四个字，刚劲有力，熠熠闪光。谢大姐把它攥在手心，紧紧地贴在胸口，心里掀起了万丈波涛。她想起了郭纲琳手捏一枚铜元，不分白天黑夜地在地上磨制它的感人情景：她磨啊，磨啊，常常磨破了手，鲜血一滴滴渗进泥土，仍不停歇……“郭英同志，我一定做一个革命到底的勇士！”难友们听了谢大姐这自语，也都激动地接上来说：“我们保证不在敌人那些东西上签字！”……

我们革命的勇士郭纲琳，昂然走进了伪宪兵司令部。在这里，她被关进了只有判处死刑的犯人才住的号子。她明白，自己埋骨雨花台，已为期不远。但是她依然放声高唱：“不流血就不能创造新中国……”

过了两天，看守把她带进了看守所长的办公室。国民党中央党部一个什么代表要跟她谈话。

“你很忠于自己的信仰，这一点本人很是敬佩。不过共产党现在已经投降，你该放弃那个信仰了吧？现在

我代表本党对你恳切劝告，只要你决心悔过，即可以法外施恩，恢复你的自由，并量才重用。”匪代表一开口就这样对郭纲琳说。

郭纲琳早从难友口中得知“七七”事变爆发，“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国共合作已经开始，所以这个家伙的这一派谎言，是诱骗不了她的。她直截了当地回答道：“你要什么花枪！现在日寇的炸弹已威胁到你们头上，如果你们不想与汉奸为伍，就应该幡然悔悟，放下反共的屠刀，跟着全国人民去抗战！当然，跟你说也无用，你这芝麻大的官儿是做不了主的。”

匪代表强忍住怒火，摇头叹息道：“你久居囹圄，看不到报刊杂志，还唱这可笑的老调，我不怪你。不过中共确实已经投降……青春和生命是美好的呀，你何苦把它消耗在监狱里呢？你想想，今后谁会记起你，说起你呢？我真不理解！”

郭纲琳冷笑着说：“只有向帝国主义投降的国民党，没有向国民党投降的共产党。你们若是吃饱饭没事做，又觉得离灭亡不远，不妨天天说几遍‘投降’，这样将来做起来会更熟练。至于青春和生命美好不美好，我觉得只有革命者的青春和生命才美好。所以我早下了决心，为了实现人类最崇高的理想，我可以献出自己的青春和生命。我这样做，并未希望人们记起我，说起我；我只是希望抗日斗争早日胜利，祖国独立，人民解放，朝着共产主义前进！我坚信马列主义一定胜利！你们这些人类的垃圾，自然不能理解我们革命者的

心情,但是人民永远不会忘记我们今天的斗争!”

从这次谈话后,敌人对郭纲琳又不知进行过多少次毒打,可是郭纲琳始终没有屈服。在一个寂静的夜里,敌人终于撕毁原判,把郭纲琳装进囚车,往雨花台开去。

巍巍雨花台,笼罩在黑沉沉的夜幕里,风动万木,一片山响。

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
要为真理而斗争……

囚车开来了,群山间回荡起气壮山河的《国际歌》声。

郭纲琳下车后,深情地往四周看了看。当她看到西北不远处长江的廓影时,不由想到锐不可当的抗日洪流,和滔滔不绝的革命浪潮,不禁放声大笑起来。

敌人诧异地问道:“你就要死了,还高兴什么?”

郭纲琳气宇轩昂地说:“你们关了我将近四年,费了那么多心机,但是你们什么也没有得到,可见你们是失败了!而我,一个手无寸铁的女子,凭了真理,凭了我对人民的忠贞,凭了党给我的教导,却将你们的一切阴谋诡计打得粉碎,可见我是胜利了!胜利者是应当欢喜的,是应当高声大笑的。今天你们杀死了我,但南京人民未死,中国人民未死。日本帝国主义和你们这些寄生在帝国主义死尸上的绿头苍蝇,注定要被消灭。我们的事业正生气勃勃向前发展,人民的革命事业终将彻底胜利!”

天上有报春的大雁飞过。村里传来雄鸡迎接黎明的啼唱。

郭纲琳倾出全部心音，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

松涛滚滚，江浪滔滔，发出惊天动地的呐喊：报仇！报仇！报仇！斗争！斗争……

昔日雨花台的露珠，是人民悲痛的泪水；今日绚丽的雨花石，是烈士鲜血的结晶。它启示人们：千万不要忘记过去！为了实现美好的革命理想，要象革命先烈那样，永远奋勇斗争！

把生命的每一秒献给党

——黄励烈士的故事

蔡德伦 张贵强

“为革命，什么工作都愿干”

一九三一年七月，一艘从海参威开来的外国客轮慢慢地停靠在上海外滩码头。

黄励提着简单的行李，夹在人群中走下轮船。出了码头，她便向市区走去。

市区内，高大的楼房，闪光的霓虹灯，赤膊的人力车夫，双目失明的乞丐……一一在她眼前闪过。一个星期前，她还生活在斯大林领导下的海参威，亲眼看到苏联工农过着幸福的生活。而眼前的中国，却是一个魔鬼统治的黑暗地狱呵！她恨不得立即找到党组织，领受任务，投入斗争，砸烂这个吃人的世界！

要砸烂旧世界的愿望在黄励心中已埋藏很久很久了。一九〇五年她出生在湖南省益阳县。幼年时，她父亲就被贫困和疾病夺去了生命。舅父不忍心看着她被饿死，收养了她，省吃俭用供她读书。中学毕业后，

舅舅再也无力抚养她了。她便找了一个小学教员的职位，边教学，边自修。后来她考上了武昌大学文科班，开始和地下党接触，接受了马列主义思想。一九二五年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决心把一生献给革命事业。一九二五年十月，党派她到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这期间，她积极为党翻译了大量革命资料。一九二八年，她随中共代表团出席了柏林世界反帝大同盟会议，担任翻译。一九二九年，她又被党安排在海参威工作。在国外期间，她一直没有忘记祖国的斗争，一心想回国参加战斗。现在她终于回到了祖国。

傍晚时，她找到了联络地点。她机警地看了看四周，敏捷地走到门前，按暗号轻轻地敲起门来。

门打开后，黄励见开门的女同志是中山大学的同学，高兴地一脚跨了进去。

黄励找到了党组织，好象远征的孩子回到了母亲的怀抱里一样，心中不知有多少话要说，但她一时又不知从哪儿说好，只渴望而焦急地说了一句：“请党分配我工作吧！为革命，什么工作我都愿意干！”

“看你急的，刚一到就要工作。”

“我实在等不及了。”黄励说，“我在海参威时，苏联工人一再问我中国工人的生活情况，斗争情况，我是多么希望能回来和同志们并肩战斗呵！如今，党派我回来了，我要立即参加斗争，为了党的事业，为了劳苦大众的解放，我什么都舍得！”

那女同志被黄励炽热的革命激情深深地感动着。

她知道黄励政治原则性强，工作勤奋，魄力大，是个有名的不怕难的人。要她休息两天她是不会答应的。于是，就对黄励说：“党组织要我告诉你，准备叫你担任互济会主任。”接着她就告诉黄励，互济会的任务是训练做互济工作的干部，发展互济会会员，营救被捕的同志。这个工作要广泛地通过互济会员去找社会关系，广泛地发动群众，通过各种渠道，运用各种力量，迫使反动派释放革命同志；有时还要请律师出庭辩护，利用“合法”手段，使被捕同志少判刑；如果是进步学生被捕了，就要动员学生家长、教师，要回他们的子女或学生。最后，那位女同志说：“总之，这个工作十分艰难，它要求我们在工作中既要最广泛地接触群众，发动群众，打击敌人，又不能暴露我们的组织。”

黄励聚精会神地听完联络人员的话，充满信心地说：“艰巨的工作对自己是个锻炼和考验，有党的领导，有群众的支持，困难总是能克服的。我一定完成任务！”

工人喜爱她

夜已经很深了。黄励坐在灯下认真地考虑着互济会的工作。这个工作对她来说是十分生疏的，没有群众的大力支持是做不成的。她想，自己刚到上海，连个熟人也没有，怎么能干好这工作呢？“要和各种各样的人交朋友，特别要多交些工人朋友。”她暗暗地叮宁自己。随即拿起笔来给党组织写了个工作报告，请求到工厂去，到工人居住区去，把工人组织起来，给他们

讲革命的道理，提高他们的觉悟。

黄励的报告很快被组织上批准了。党给她在沪西区找了一位朱大娘做妈妈，又派了一个男同志当朱大娘的儿子，同时又派彭湃同志的大儿子做大娘的孙子；这样就组织起了一个革命家庭。

黄励在工人区十分注意了解工人的生活习惯，学习工人的语言，帮助工人做家务事，很快交了许多朋友。她还经常化装成学生或教授，到各学校去了解情况。

沪西区是日本纱厂集中的地方。区中心的小沙渡路上矗立着一座高大的自鸣钟，钟周围有许多工厂。每天清晨五时，自鸣钟一敲，工人们就从四面八方赶到工厂去，直到太阳落山才能回来。日本帝国主义者压榨中国工人，手段极其残酷。就拿喜和纱厂来说，这个厂的日本人通过他们的狗腿子从乡下骗来一些年龄不满十八岁的女孩子，让她们做童工。她们一进厂，就被锁在地下室里，不准出厂门。她们吃不饱，穿不暖，每天却要工作十二个小时以上，不知有多少孩子被折磨死了。全厂只有极少数成年女工放工后能回家。互济会的同志想打进去开展工作，碰到不少困难。

黄励了解情况后，决心进一步再作努力。她每天趁天没亮，或黄昏的时候，赶到喜和纱厂附近，观察喜和纱厂放工后成年女工回家的路线，跟在她们后面，寻找做工作的时机。有一次，天下着雨，她打着伞在喜和纱厂附近蹓跶。放工汽笛响过好久，几个成年女工才一



个个冒雨跑了出来。黄励发现两个女工满脸怒气，边走边嘟囔什么，便跟了上去。只听得一个女工说：“杨大姐，骂也没用，我们天生是苦命人。”那个杨大姐却忿忿地说：“苦命人也有嘴！日本婆子为什么罚我的工钱？”黄励听到这里，觉得正是做工作的好机会，于是便紧走上两步，用伞给她们挡住雨，亲热地接上去说：“杨大姐，日本人根本就不拿我们当人！我们一天到晚当牛做马，这罪真不是人受的啊！”杨大姐以为她是本厂的女工，气愤地说：“可不！日本人罚我一天工钱，明天我非想法子弄坏他两包纱不可！”说到这里，她望了望黄励，猛然发现黄励是个陌生人，不禁“哎哟”一声，问道：“你是谁？”

“我也是做工的。”黄励亲切地说，“我就住在你们家附近呀！”

杨大姐愣住了，她上下打量着这个女工：中等身料，圆圆的脸庞，两只忽闪的大眼睛挺有精神，穿着一身破旧但十分洁净的兰布工人装，满脸笑意，看上去是个和蔼热情的人。“你是谁？我怎么想不起来呀？”她说。

黄励接着说：“我叫张秀兰，每天上工、放工都碰到你。”接着她和两位工人扯起了日本厂主压榨中国工人的事。

风雨中，三个人紧紧地偎靠在一起走着。杨大姐听“张秀兰”句句讲的都是工人的心里话，疑团渐渐地消失了，便没有顾忌地和黄励说起了喜和纱厂日本厂

主剥削工人的种种毒辣手段来。三个人越谈越热火，越说心越拢在一起，不知不觉到了杨大姐家。

黄励一跨进门，就抱起杨大姐的孩子亲了亲，见孩子的衣服上沾着泥巴，顺手帮他脱下，舀起缸里的水，就洗起来。杨大姐见此情景十分感动。

从此以后，黄励经常到杨大姐家串门子，不是帮她做家务，就是给她讲革命道理。杨大姐也把黄励当做亲姐妹，向她讲厂里的情况，往往说着说着两个人都流起眼泪来。

邻居们也渐渐地喜爱上了黄励，常常跑到杨大姐家来听黄励讲革命道理。工人们上班后，黄励就帮她们料理家务，烧饭，洗衣服，教孩子们唱歌。

为了扩大宣传对象，培养更多的互济会干部，黄励在沪西区委支持下，还办了一个工人文化补习学校。她自己当教员，给工人讲帝国主义为什么压迫中国工人，工人怎样才能得到解放等革命道理，并且编了一首歌教给工人姐妹们唱：

北风呼呼声怒嚎，
手提饭篮往外跑，
望一望工厂未到，
哎哟，哎哟，望一望工厂未到。

马路跑过两三条，
两只脚腿都酸了，
去迟了厂门关了，

哎哟，哎哟，今天工钱罚掉了。

这朴实的语言，悲愤的歌声，唤起了工人姐妹们心中的仇恨。杨大姐把这歌声带进喜和纱厂，吸引了许多成年女工到补习学校来听课。成年女工把自己所听到的真理，带到厂里，讲给童工们听。喜和纱厂的工人们慢慢地觉悟起来了。和其它日本纱厂一样，互济会组织也在喜和纱厂秘密地发展起来了。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帝国主义突然对我国东北发动了武装侵略。上海人民以工人为基础，在党的领导下建立起“工人反帝大同盟”、“妇女反帝大同盟”、“学生反帝大同盟”等组织，展开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对卖国的反动统治者。国民党反动政府不仅不抗日，反而大批地逮捕抗日人民。随着被捕同志的增多，互济会的工作也更加繁重起来。

黄励每天夜以继日地工作着。她找工人们谈话，了解各互济会开展救援工作的情况，编写《互济生活》指导各基层组织开展工作。她的工作很有成效，使许多将要被捕的同志及时地得到了转移，使许多已经被捕的同志，得到了营救，减少了牺牲。

一九三二年，上海爆发了著名的“一二八”抗战。当时，十九路军开进上海，蒋介石却不准他们抗日，强令他们撤出上海。一月二十八日晚，十九路军还未来得及撤出上海，日本驻沪海军陆战队就向他们发起了攻击。十九路军的将士们奋勇地进行了反击。

战斗一打响，党立即发动各界人民支援十九路军。三十日，几个日本纱厂的工人联合举行罢工。黄励领导喜和纱厂的工人也拉响了罢工的汽笛。她带领过去连厂门也不敢出的童工和成年女工们走上街头，组织起宣传队、募捐队、慰问队、缝衣队，去慰问十九路军，为抗日的士兵缝洗衣服。

在国民党卖国政府的强迫下，十九路军撤退了，但罢工坚持了两三个月。反动政府加剧了白色恐怖，每天都要逮捕许多抗日的共产党员、爱国人士。黄励也成了特务们注意的对象，随时都有被捕的可能。

“中国需要共产党”

不久，党派黄励同志担任江苏省委组织部长。由于许多同志被捕，人少工作多，她不分白天黑夜地工作。国民党特务千方百计地搜寻她，但由于她善于巧妙地和敌人周旋，加之有广泛的群众的支持，所以敌人一直没找到她的行踪。

不久，江苏省委组织部的秘书周光亚被捕了。黄励叫周光亚的老婆到法国巡捕房去探望并营救周光亚。谁知周光亚这个可耻的软骨头，被捕不久后就叛变了，并且伙同他的老婆设下圈套，出卖了黄励。因此，黄励于一九三三年四月二十五日也被法国巡警逮捕了。

黄励被带到看守所。一个脸干瘪得象个老茄子的法官坐在桌前，有气无力地问道：“你是黄励吗？”

“谁说我是黄励?!”

瘦法官见黄励口气十分强硬,毫无惧色,惊异得不知下句该问什么是好。

黄励理直气壮地对法官说:“法国巡警没有任何证据就随意逮捕中国人,这是对中国人权的恣意侵犯!你们必须释放我!”

“我的任务是审问你,不是释放你,法国巡警的事我管不着!”

黄励见瘦法官不讲理,立即反驳说:“你是中国人,为什么不帮助中国人说话,维护中国人的人权,反而充当帝国主义的走狗,鱼肉祖国人民?”

瘦法官恼羞成怒,丢了个眼色给看守,门随即“呀”地一声开了。周光亚战战兢兢地被一个看守带了进来。

黄励一见周光亚,顿时怒气冲天。她憋足气朝叛徒脸上啐了两口唾沫,愤怒地骂道:“周光亚,你这无耻的叛徒,贪生怕死,还有脸见我!赶快滚!不要站在我面前,玷污了我的眼睛。”

瘦法官被黄励这迅雷不及掩耳的攻势吓得“哎呀”一声惊叫起来,接着拍案而起,大声吼道:“这还了得!到了法庭你还这样蛮横!”

黄励瞪着瘦法官,斥责着:“他出卖抗日同志,甘心做亡国奴,是中国人民的叛徒,那就该受到人民的唾弃!”

瘦法官无可奈何,只好宣布立即退庭。

黄励被带进了阴森的牢房。

夜已经很深了。黄励站在牢房的窗前，夜风吹拂着她那齐耳短发。她望着窗外一团团乌云吞噬着月牙、星星，心潮起伏，思考着如何在这新的战场上继续与敌人斗争。

第三天的上午，黄励被带上了公审堂。她神态自若地站在被告席上。堂内听众纷纷地议论着这位不平常的女犯人。

法官拿起警铃使劲地摇了好久，会场才渐渐地静下来。

“你叫黄励，是共产党员吗？”匪法官阴阳怪气地开始审问了。

黄励转过脸，对着法官一字一句地大声回答道：“我是黄励。我是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法官见黄励回答得干脆而坚决，立即板起脸，用威吓的口气继续问道：“共产党是干什么的，你知道吗？”

“你问我共产党是干什么的吗？”黄励微笑着反问了法官一句，然后回过身大声地对听众说：“共产党是干革命的，要按照马克思、列宁的理论推翻旧世界，让劳动人民当家作主……”

“不要宣传赤化！”法官站起来大声吼叫。

黄励毫不理会，继续对听众大声说：“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有一条，就是民族要独立。现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们，我们就要领导中国人民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

义和卖国的国民党反动政府……”

“住嘴，住嘴！”法官死命地摇着警铃。但黄励好象没有听到一样，仍用宏亮的声音继续对听众们说：“我们都是中国人，日本侵略我们中国，我们要团结起来，一致抗日，坚决和日本侵略者作斗争，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新中国。这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责无旁贷的义务……”

会堂上顿时乱了起来：法官摇着铃，书记官拍着桌子，看守们吼叫着禁止黄励说话，听众们却有的鼓掌，有的骂法官，吵成了一片。

法官焦急地用铃敲着桌子，好不容易才使会场静下来。他气急败坏地对黄励吼道：“你为共产党办事是犯法的！”

黄励立即反驳说：“我是中国人，我不愿意受帝国主义的奴役和压迫，这犯什么法？”接着她又对听众说，“中国共产党坚决主张抗战，而国民党反动派不但不许人民抗战，反而屠杀人民，这证明中国需要共产党，而不需要国民党，因为共产党爱国，国民党卖国！”

“你，你口口声声说国民党卖国，有什么证据？”

“铁证如山！”黄励大吼一声，伸出手来数着说，“国民党出卖东三省是不是卖国？逮捕屠杀抗日的爱国人士是不是卖国？……”

大厅内又喧哗起来。审判席上的法官、书记官一个个如坐针毡，汗流满面。法官指着黄励对听众说：“她

这是利用我们的言论自由，宣传赤化理论，大家不要听！”

“你们没有言论自由！”黄励斩钉截铁地打断了法官的话，“不久前，有位小报记者，真实地在报上发表了一条你们国民党残害青年的消息，便被你们关了起来。这说明你们是镇压人民、扼杀真理的反动派……”

听众被黄励的大无畏精神深深地感动了，不少人眼里含着泪水，同情地望着黄励，为黄励的革命气概叫好。法官一见慌忙宣布退堂。两个看守立即走上来，恶神般地架住黄励。

黄励一边走，一边大声地痛骂国民党反动派。

一场公开审讯的丑剧演完了。黄励在法庭上揭露了敌人，宣传了革命，是胜利者。黄励的英雄事迹，法官们的丑态，很快在上海人民中间传开了。

“我活一秒钟，就要同反动派斗争一秒钟”

敌人把黄励解到南京伪宪兵司令部看守所。在这里，她很受“优待”，住着一个单人牢房，而且门上不上锁，可以自由出入，还可以看报纸。饭菜特别“丰盛”。菜，有荤有素；饭，不是亮晶晶的大米饭，就是白花花的馒头。这是为什么呢？原来，这是敌人玩弄的一个鬼花招。他们已了解到黄励是江苏省委的组织部长，她肯定知道省委主要负责人的姓名、住址、特征，会知道全省共产党负责人的分布情况。通过公开审讯让她说出这些是不可能的，因此他们想用“软”办法使黄励

“回心转意”，同时离间黄励和其他“犯人”的关系，从而孤立黄励。看守所长想，黄励只是一个二十八岁的年轻姑娘，又有一肚子学问，岂会不珍惜自己的前途，不珍惜自己的年华？只要她一开口，自己也就可以加官晋级，步步高升了。因此，他对黄励格外“关心”，特别“殷勤”。

黄励早看透了敌人的阴谋，就将计就计地和敌人展开了斗争。夜晚，她彻夜不眠地看报纸，从反动报刊中寻找革命发展的线索，第二天就满监狱“串门子”，把革命的消息告诉难友们，鼓舞他们坚持斗争。她把好的饭菜送给有病的难友吃，还帮助有病的难友缝洗衣服。这样，她很快得到了难友们的信任。

看守所长得知这个情况后，明知跟她“翻脸”不行，只好硬着头皮把她叫来，假惺惺地对她说：“黄励呀，你年轻，又有才学，是个人才，为什么要参加共产党呢？你要是参加国民党，一定大有可为，一定能做大官的。”

黄励说：“共产党里尽出人才，出了许多杰出的爱国人才。国民党里呢？尽出蠢才，出了许多遗臭万年的卖国奴才……”

“你……”看守所长哭笑不得地望着黄励说，“你是个知识分子，我们很爱惜你。你懂得很多马列主义，但现在中国不适合，至于将来是否适合，那要看看再说喽。只要你现在承认不做共产党了，我保证释放你。”

黄励耐着性子听完了看守所长的这些屁话后，坚定地对他说：“我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什么时候都得

信仰马列主义。你说中国现在不适合马列主义，这就不对了。马列主义叫我们推翻人民的敌人，让工农当家作主。现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我们就是要用马列主义武装人民，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这怎么不适合呢？你是中国人，为什么不去打日本帝国主义，反而残害自己的同胞呢？……”

看守所长见黄励针对自己展开了攻势，气急败坏地说：“你好大的胆子，敢对我宣传起抗日来了！告诉你，这里是监狱，我是所长，你要老实点！”说完，“乒”的一声带上门，悻悻而去。

黄励在看守所里，有时教难友们唱俄文、德文的《国际歌》，法文的《马赛曲》，有时给难友们讲革命道理。有些看守知道了，也偷偷地来听；那些胆小的看守知道后，阻止吧，怕闹事，不阻止又怕所长知道处罚自己，因此装聋作哑不吱声，或远远呆着，装不知道。有一天被一个反动的看守知道了，他向所长报告后，所长大发雷霆，找到黄励，训斥说：“不准你到处宣传共产主义！”

“笑话，共产党员不宣传共产主义宣传什么！你要叫我不宣传共产主义，那除非等我死了以后！”

看守所长气炸了，威胁说：“这里是看守所！我看是共产党把你迷住了，一心只往死里钻。你难道就不想获得自由？”

黄励笑着对看守所长说：“我们共产党人渴望自由，渴望全人类解放。为了全人类的解放，我们可以不

怕任何艰难困苦，不怕任何威逼利诱，甚至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你成天接触共产党，这难道知道的还少吗？”

看守所长又碰了一个钉子，无言对答，只得愤愤地走了。

黄励在看守所里，十分注意看守们的一言一行。她发觉有一个姓张的看守对革命者表示同情，对叛徒表示痛恶。于是，她便寻找机会主动去接近他。有一次，她发觉张看守一个人坐在走廊里出神，便悄悄地走过去，问道：“你在想什么？”

张看守望了望黄励，叹了口气说：“我在想，自己年纪轻轻的，整天在看守所里，这有什么出路呢？”

黄励一听，心中暗暗高兴，忙说：“在看守所里是没有出路的，这个问题你想得好。年轻人应该为自己找一条出路啊！”

“到哪儿找呢？”张看守茫然地问了句。

“要找出路，只有找共产党，这是唯一的出路，光明的出路！”黄励满腔热情地说。接着她向张看守讲了党的性质，告诉他只有跟共产党走，人民才能得解放，中国才能有前途。

在黄励的不断教育下，张看守的思想有了转变。他经常利用值勤的机会来接近黄励，听黄励讲革命道理，告诉黄励外面的情况，帮黄励传递消息。

哪知道不久这情况被特务发觉了。看守所长吓得心惊肉跳。他想，在自己所里发生这件事，要是叫上

司知道了，自己不掉脑袋也要降职，因此不想上报，但又怕特务反映上去罪上加罪，最后只得硬着头皮到上司那儿说：“黄励真厉害，任何地方都可以宣传，就象水银似的，哪里都渗得透。我们所里哪天不杀人？哪天不给犯人上刑？可她就是不怕，还是唱歌，宣传共产主义。我看她是不可救药了，再不能让她自由了。”

敌人见威吓、利诱都动摇不了黄励的革命意志，就把她判处了死刑。

难友们知道这消息后，都很难过。黄励却很乐观，每天仍然唱歌，笑着给难友们讲革命道理，帮难友们洗衣服，照顾生病的同志，抓紧生命的一分一秒为革命多做工作。

一九三三年七月四日晚上，同志们把狱外送来的小菜凑在一起，用白开水当酒，给黄励“送行”。黄励知道同志们的心情，知道明天一早自己就要到雨花台去了，可她心里一点也不难过，仍是喜笑颜开地和同志们交谈，鼓励大家坚持斗争。她端起“酒”，要大家一齐为革命胜利而干杯。同志们举起“酒”，但谁也喝不下去，泪水象涌泉一样扑簌簌落下来。黄励带头喝下了“酒”，同志们才强忍着悲痛，把“酒”喝下去。黄励放下碗，十分坚定地说：“同志们，不要难过。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把自己的生命献给党，这不是最大的光荣吗？现在我还活着，只要我活一秒钟，就要同反动派斗争一秒钟！”

这天夜里，天地一片漆黑，下着小雨，象在哭泣。

黄励穿好衣服，又把头梳了一遍，静静地等待着敌人来叫她。

五更时分，一批刽子手闯到特别女号门口，喊道：“黄励出狱！”

黄励一跃而起。女难友们一拥而上，把门死死顶住，不让刽子手进来。黄励披上外衣，大声鼓励难友们继续斗争。同志们一下子围了上来，紧紧地抱住她，跟着她高呼口号。其它号子里的难友们也都扑到窗口，同声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国民党反动派！”

雄壮的口号声震撼着看守所。刽子手、看守所长气急败坏地咆哮着，不让人喊口号，可是口号越喊越响。

囚车发出刺耳尖叫，飞驰在死一般寂静的南京街道上。黄励看了看车内荷枪实弹的宪兵，慷慨激昂地说：“共产党都是爱国的，爱国的人是杀不完的。相反，国民党反动派寿命不长了，中国人民一定要把它消灭光！”

“不准说话，一刻钟后你就要死了，还宣传呀？”

“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我也要宣传革命！”

黄励昂首阔步地走上雨花台，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年轻生命。

黄励同志牺牲至今已经四十四年了，但她对革命事业的赤胆忠心，对革命工作极端负责，对党无限忠诚，对人民无限热爱的崇高精神，却依然活在我们心中，并将永远鼓舞我们继续革命，奋勇前进！

正 气 长 存

——高波烈士的故事

张 震 麟

虎 口 不 屈

一九四七年四月，陕北黄土高原上风沙弥漫，村镇和山头都笼罩在一片混沌的烟尘里。陕北边区保卫战激烈地进行着……

蒋介石日暮途穷，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作垂死的挣扎，指令其西北匪首胡宗南纠集了十五个旅，连同宁夏、青海、榆林等地的十九个旅共二十三万多人，疯狂地包围我革命圣地陕甘宁边区。我人民解放军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指挥下，不计一城一地的得失，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把握着有利地形和时机，牵着胡宗南十几万人的鼻子，还牵着匪伪西北行辕副行政长官马鸿逵残部的鼻子到处跑，伺机全歼敌人。

这时候，我军新编十一旅第一团政治委员高波，正担负着改造一支起义的国民党军队的任务。这支队伍驻扎在延安西北的吴旗县山区。这个团，原来是马鸿

透匪部的一个营改编的。团长由原国民党营长赵级三担任。党派高波任团政委，以加强这支部队的领导。赵级三是个兵痞出身的旧军官。他所以起义是出于大势所趋。当了团长后，口头上表示要革命，而实际上其反动立场并未改变。如今，面临着敌人的猖狂围攻，他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多次散布悲观言论，妄想伺机哗变。高波曾不止一次地对他进行教育，但这个家伙阳奉阴违，继续耍弄两面派手腕。面对这种复杂的情况，高波意识到，一场严峻的斗争就在眼前。

一天，高波从旅通信排开完会，赶回团部所在地，天已经黑了。他捻亮油灯，准备清理一下东西，然后召开干部会。可是突然间，门被撞开了，接着闯进来几个人。他还没来得及转身，就被来人拦腰抱住。他立即意识到这是匪徒哗变。他全力反抗，勇敢地和匪徒们搏斗。但是终因寡不敌众，被匪徒们用绳子捆绑了起来。

高波一九一三年出生于陕北米脂县一个贫苦的手工业者家庭里。他从小跟随兄嫂到了延安。他会唱很多陕北小调，擅长拉二胡，每逢举行联欢会，都少不了他的节目。一九三七年，他在抗大学习期间参加了党，毕业后分配在留守兵团烽火剧团工作，担任该团团团长，兼任留守兵团政治部文艺科长。一九四二年冬，他调到警备三旅政治部担任民运科长，住在定边。当时部队正响应毛主席“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进行大生产、大练兵，人们经常看到他赤着脚，穿着草鞋，背

着粪筐，在大街小巷拾粪。他还亲自组织并领导部队和机关同志搞拥政爱民活动，为抗属锄地、担水，有时还为抗属进行慰问演出。他一直勤奋地读毛主席的书，热爱党和毛主席。他给同志们的印象是：乐观，充满革命朝气，踏实肯干，为人质朴诚恳，善于联系群众……。现在，他不幸落入了叛匪的虎口，残酷的敌人把他绑在马尾巴上，从吴旗向西北方向拖去。

走啊，走啊，穿过浓黑的夜幕，迎着扑面而来的茫茫风沙，高波的心情极不平静，他多么怀念党和毛主席，多么想念同志们啊！“是党和毛主席把我这个苦孩子培养成一名革命战士，使我懂得了解放全人类的真理。”大救星毛主席在抗大讲课时的情景，在延河两岸、在窑洞里和同志们一起学习、一起战斗的情景……，都一一呈现在他的眼前。亲切的回忆，激荡着他的心弦，更增添了他与敌人斗争的勇气和力量。

怒斥顽匪

经过一夜一天的颠簸，高波被绑架到定远县的时候，天已经墨黑了。

小小县城里，鸡飞狗叫，一片嘈杂，到处都聚集着蝗虫一样的国民党匪军。这些匪军架着一口口大锅，用民房的门窗当柴禾，烹煮着从老百姓那里抢来的牛、羊。腾腾的烟雾掺着冲鼻的劣酒味，到处都是乌烟瘴气。看着这般情景，高波气得两眼冒火。

在一座庄院门口，马鸿逵匪部派来的一个麻脸副

官带着几个匪徒，把高波从马尾巴上解下来。这麻脸副官皮笑肉不笑地对高波说：

“高政委，实在对不起，请到屋里休息吧。”

高波没有答理他，活动了一下被捆得麻木的四肢，便昂首朝屋里走去。

大厅的吊灯下，一张八仙桌上早已摆满了酒肴。几个军官模样的匪徒，正半坐半卧地躺在沙发上窃窃私语。一见高波走进来，他们象触电一样，“嚯”地站了起来。一个军衔较高的家伙赶忙迎上前来说：

“这是马长官的意思，略备几杯薄酒，给您压惊……”

高波鄙视地瞥了他一眼，没作声。

“请！”几个敌人一条声叫道。他们连呼带拥，硬把高波拉到桌前。匪徒们落座后，一个家伙拿起酒瓶就给高波斟酒。可是高波巍然地站着，仇恨地望着他们，动也不动。

“高政委，别客气啦！”一个匪徒耸肩谄笑地说。

望着这丰盛的酒席，高波不禁想起国民党匪军到处横征暴敛的情景。“你们妄想用抢夺人民的血汗来软化我，办不到！”高波心头升起一股怒火，怒睁着眼睛，大声叱道：“少跟我来这一套！我不会领这份情的！”

敌人正想假惺惺地劝慰，谁知高波飞起一脚，“哗”地蹬翻了桌子，碗碟酒瓶“哗啦啦”摔了满地，菜肴肉汤溅得匪徒们一头一身……

敌人被高波这迅雷般的举动惊呆了。那个军衔较高的匪军官狼狈得连手绢也没顾得掏，慌忙地一面用衣袖揩着脸，一面跺着脚吼道：“真不识抬举！快！把他捆起来！”

高波昂着头，直挺挺地站着，两只冒火的眼睛怒视着群匪。敌人本以为高波年轻，不难对付，谁知第一个回合便被他打得落花流水。

敌人恼羞成怒，对高波进行了严刑拷打，但高波始终是横眉冷对，保持了共产党人的革命正气。匪徒们束手无策，只好把他送往银川，交给匪首马鸿逵直接处理。

这天上午，敌人把高波押上汽车，往县城大街开去。愚蠢的敌人之所以要走这条路，是为了炫耀自己的所谓“战功”。哪知这倒是给了高波一个宣传群众的好机会。等汽车开到人群拥挤的地方时，高波用尽全身气力，突然高声喊道：

“打倒蒋介石！”

“乡亲们！我们一定会打回来的！”

“中国共产党万岁！”

“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高昂的口号声，象惊涛轰鸣，回荡在大街上空，人们激动起来。许多人抬起满含泪花的眼睛，望着这个当年与群众同甘共苦的民运科长，内心燃起了对敌人更强烈的仇恨。

气急败坏的敌人见势不妙，连忙上前用布塞住高

波的嘴。高波虽然不能再呼喊了，但他目光炯炯，闪射着威武不屈的光芒。

马鸿逵这只狡猾的老狐狸，听说部下连一个手无寸铁的“俘虏”都制服不了，气得大发雷霆。为了在胡宗南面前显露一手，好向蒋介石邀功领赏，他决定亲自出马审讯高波。

高波被带到一座布置得十分奢华的客厅。等了一会，厅后响起了“噔噔噔”的脚步声，不一会从屏风后面转出一个粗大黑汉。这人满脸横肉，隆起的鼻子活象个大蒜头；整个看上去，他显得粗鲁而又凶残。这人就是匪首马鸿逵。马鸿逵晃动着肥胖的身躯，故作斯文地踱到高波跟前，带着很浓重的鼻音说道：“兄弟便是马鸿逵。高先生，今天难得请你到这里来一叙。”他见高波满脸怒气，一言不发，又尴尬地自我解嘲地说，“哦——到了我这里，不必拘束嘛。来，请抽烟。”说着，顺手从桌上拿起一听美国造的高级香烟递了过去。

高波脸上泛起蔑视的神色，挥手把烟听推了回去。

“哦，高先生不抽烟……”马鸿逵拖着嗓音说。

高波冷冷笑道：“烟，我倒是会抽的，但决不抽‘美国造’！因为这是美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敲骨吸髓的毒品。只有认贼作父的甘作美国人干儿子的人才抽它！这是臭烟，不是香烟。只有陕甘宁边区制造的烟才配称为香烟。所以，我要抽的只能是‘边区造’！”

这个迎头痛击的回答，不仅吓掉了马鸿逵手中的

烟听，而且打乱了这只老狐狸的阵脚。他气得结结巴巴地吼叫道：“你……你这太……太不象话！来人哪！快给我带走！”

在高波的冷笑声中，从门外闯进来几个疯狗似的匪军。他们正要推高波出门，马鸿逵的一个秘书赶忙站出来对高波说：

“算了吧！别想回陕甘宁边区了。你是团政委，在我们这里干，一定会官运亨通。老婆孩子也可以接到银川来嘛……”

不等那个秘书说完，高波就怒气冲冲地打断说：“哼，你别想在我们共产党人身上打主意！我们共产党人不是为了个人升官发财，是为了全人类的解放！要我跟你们干，你们真是瞎了狗眼！要杀便杀，我不听这些废话！我的家和孩子有毛主席、共产党照应，用不着你们瞎费心思。”

那个秘书碰了一鼻子灰，只好悻悻地退到一旁去。

马鸿逵手一扬，凶残的匪徒们一拥而上，把高波送进了监狱。不久，他被押送兰州，关进了伪西北行辕俘虏收容所。

舌战敌顽

一九四七年，解放战争按毛主席制定的战略计划，转入了全国规模的大进攻，蒋介石集团已处于全面崩溃之中。西北战场上的敌人，节节败退，兰州到处是一片混乱景象。

九月，高波被转送到伪兰州青年训导大队。这座集中营，设在玉泉山下的“四川会馆”里。敌人派来一批匪徒，专门进行反革命宣传，妄图分化、瓦解革命难友，收罗贪生怕死的软骨头。斗争更为尖锐复杂了。

一天，高波在厕所里碰到一位熟悉的难友。他四顾无人，便轻声问道：“敌人审讯你了没有？你打算怎么办？”

那位难友断然地说：“准备死。不能说的，我死也不说！”

高波点点头，说：“对！不过，我们也不能等死，要斗争，要利用一切机会同敌人斗争到底！真理在我们手里。他们要打，要用刑，不要怕，事实会证明他们是纸老虎。”

敌人召集的所谓“纪念周”或晨会，都是在“四川会馆”的大厅里举行。古老的大厅里，悬挂着一块写着“正气直升”四个金字的旧匾。高波曾借题发挥，对难友们说：“我喜欢这四个字。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就要坚持革命的正气，堂堂正正地为人，决不能与敌人同流合污。”难友们听了很受启发和鼓舞。

一天晚上，敌人突然提审高波。审讯的地方，烟腾雾绕。几个西装革履的家伙坐在沙发上，跷着大腿，悠然自得地喷着烟圈。原来，他们是匪新闻处的几个所谓能说会道的“科长”，专门来找高波“谈话”的。他们梦想说服高波投降，然后在电台、报刊上鼓噪一番。

高波被带到这里，看那几个家伙的样子，心想敌人

又在耍弄什么花招了。他沉静地站着，等待着敌人的表演。

敌人的视线一起聚向他。一个脸色发黄并微微浮肿的戴着眼镜的家伙，把高波从上到下打量了一番，鼻子里轻蔑地哼了一声。他不相信，眼前这个精瘦的年轻人会有什么能耐。他把头靠在沙发背上，骄矜地弹着烟灰，故意一字一顿地说道：“高先生，听说你很能说，我们倒想见识见识……”

高波看了他一眼，不予理睬。那家伙以为高波见人多怯战，不免得意起来，傲慢地晃着两条腿，慢吞吞地说起他的歪道邪理来，什么要“认清形势”呀，什么“回头是岸”呀。等他说了一会，旁边那几个匪徒也插了进来，叽哩哇啦，说得好不热闹。

高波静静地听着。他觉得好笑，这些家伙原来是一群蠢驴，他们说的，都是一些不值一驳的狗头经。他等他们胡扯完毕，就一一予以反驳。他从国民党的腐败，谈到内战，又从内战谈到当前的形势……一口气讲了很多，直驳得敌人两眼直翻，一个个象斗败的公鸡垂头丧气。那个黄脸的家伙，头垂得最低，眼睛似乎都不敢抬一下。高波瞥了他一眼，淡淡地笑了笑，走向窗口，推开窗子，让风吹进来。然后他又转向匪徒们说道：“你们的前途象这烟一样，风一吹便完了。要认清前途的不是我们共产党人，倒是你们自己！”

几个专事攻心战的反动“八哥”，乖乖地听着高波义正辞严的训斥，面面相觑，没有一个人想得出对答的

词儿。

第二天放风的时候，那个黄脸“科长”在院子里碰见高波，本想躲开，但来不及了，只好硬着头皮走了过去。高波嘲讽地笑着望望他。他两眼发灰，把双手一摊：“我们不谈政治，……”说完，便溜了过去。谁知他后面一个家伙不自量力，挑衅地对高波说：“高先生，可以谈谈个人的前途嘛！”

高波淡然一笑：“这个问题没有什么可谈的。共产主义是我们的崇高理想。我个人的前途永远和中国革命联在一起，是无限光明、最后必胜的……这就是我个人的坚强信念，对你们谈，是对牛弹琴。”

这个特务听了，显得十分尴尬，说：“你呀，受共产党影响太深了！”

高波哈哈大笑道：“对！一点不错！反过来说，你中国民党的毒也太深了。这也一点不假吧？”

特务讨个没趣，只得闭上嘴不吭声了。

敌人领教了高波厉害，后来谁也不敢到他面前来摇唇鼓舌了。

怀念延安

敌人并不甘心失败，他们知道高波在群众中很有影响，便设下圈套，让高波出来“工作”。他们认为，只要高波出来为他们做事，他嘴说不投降，可是也说不清了。一个特务头目找到高波，转弯抹角地说：“大家反映生活单调。听说你过去搞过剧团，擅长吹拉弹唱，

你就出来领着搞点文娱活动吧！”敌人这样提议，高波明知是要花招，但他想，让我来个将计就计，不是更有利于开展工作吗？于是他爽快地接受了。敌人喜出望外，很快给他送来了二胡、笛子和乐谱。

一九四八年元旦前夕，集中营里显得特别热闹。一早，难友们就在高波带领下，写的写，画的画，剪的剪，贴的贴，忙着出壁报。在壁报最醒目的地方，高波给贴上一首《迎春曲》的乐谱，旁边还加了一副春联：“笑迎春光无限好，喜看大地气象新”。壁报出好后，愚蠢的敌人看了半天，也没找出什么问题，还表示很满意。难友们心里可乐了，他们明白：那《迎春曲》分明是《东方红》乐曲呀！只不过是换了个题目。大家看着，哼着，心中就象升起了一轮红日，好象又回到了毛主席的身边。虽然狱中寒风凛冽，但他们浑身都觉得暖和和的。跟敌人斗争的勇气更足了。

后来，狱中又开了一个“迎春娱乐会”。会上难友们都争着要高波拉二胡。高波没有推辞，把二胡一支，深情地拉了起来。啊，多么熟悉的乐曲呀！难友们听着，听着，脸上漾起了红光，眼里噙满了泪花，他们的心，随着深沉、朴实的音乐，仿佛又飞回到陕北高原，眼前又出现了亮晶晶的延河、明月映照的宝塔山……随着这动人心弦的乐曲，大家心里默默地和唱着：

正月里闹元宵，
金匾绣开了。
金匾绣咱毛主席，

领导的主意高。

.....

渐渐地，高波自己也被这《绣金匾》的乐曲陶醉了。他从小就住在宝塔山南面山坡的窑洞里。他怎能忘记，延安那闹元宵的火红日子呀！看哪！坡上坡下尽是欢乐的人群：扎着雪白羊肚子巾的青年，披着半截羊皮袄的老汉，起劲地敲锣打鼓，吹着唢呐，眼睛象清泉一样明亮的姑娘，扎着红头绳，扭着欢快的秧歌舞，向着毛主席居住的地方——枣园涌去……

呆在一旁看热闹敌人，起先还很得意，庆幸自己的奸计得逞了。但是，过了一阵，他们觉得不对头，人们眼中闪射着异样的神采，大家的微笑中，含着一股对他们的轻蔑和嘲弄……等到他们确认自己上当时，“迎春娱乐会”已胜利结束。他们气得牙直咬，对高波更恨也更怕了。

一九四八年五月，敌人给高波作了个“中毒太深，无法感化”的结论，将他解送南京。临行前，高波写了一首五言绝句：“本为民除害，哪怕狼与狗……”赠送给难友们。到了南京，由于牢房早已人满为患，敌人便又把他转送到镇江伪国防部金山青年训导所。这个集中营是又一座迫害革命者的人间地狱。

正 气 长 存

五月，尽管已是初夏，国民党统治的江南却依然是一片荒芜破败景象。蒋家王朝面临覆灭的末日，正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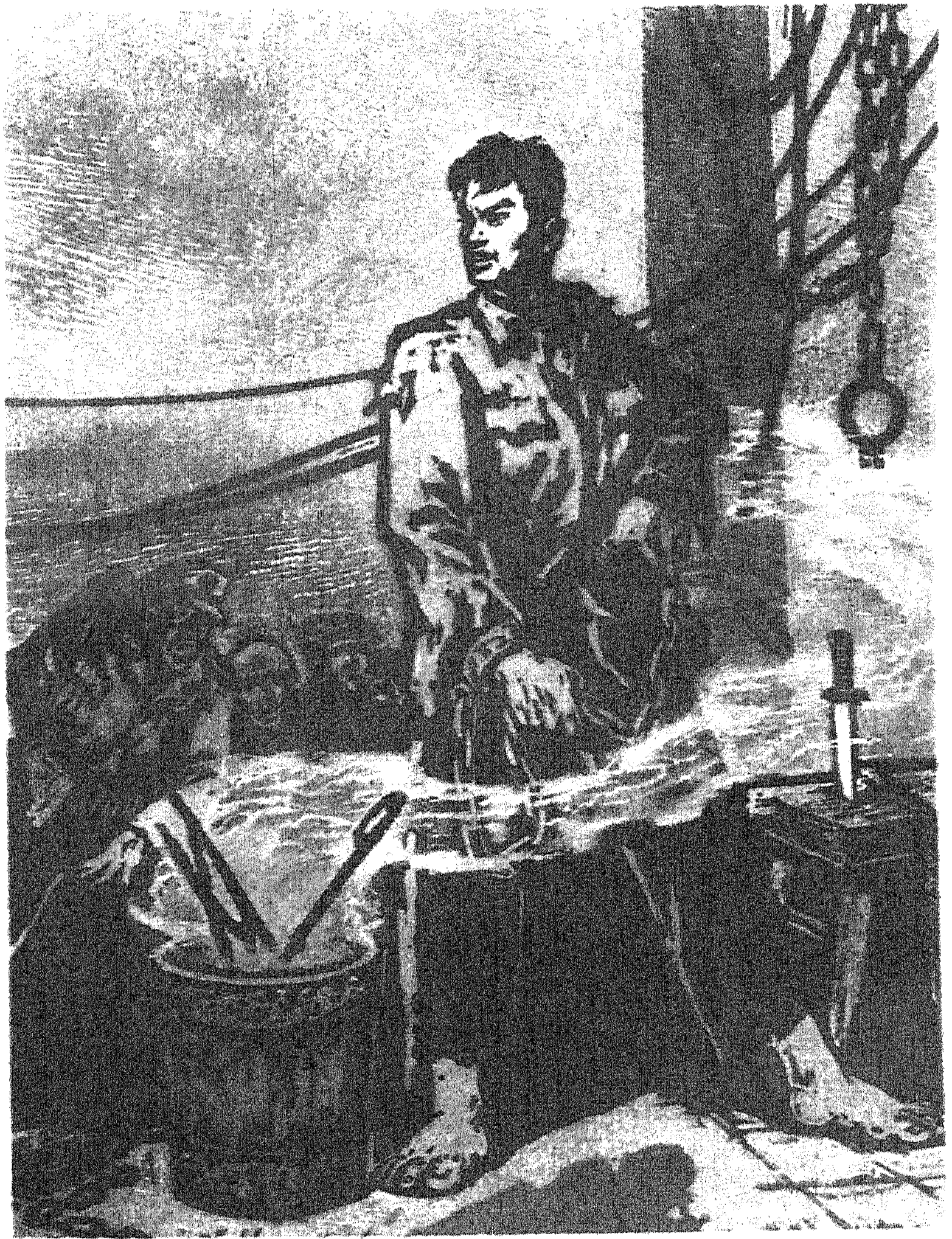
作垂死挣扎。

长江岸边的镇江金山寺，原是个风景秀丽的名胜游览区，这时却被铁丝网围住，四周布满了荷枪实弹的国民党匪兵。所谓青年训导所就设在这里。

高波有对敌斗争的丰富经验，一到这里，就抓紧时机熟悉情况和开展团结难友的工作。他出生在一个穷裁缝家庭，会做针线活，这时便发挥这个特长，常常给难友们缝缝补补。他和难友们一起开展文娱活动，一起学习，分析形势，讨论党的政策，所以许多人遇到想不通的问题都愿找他谈心。这样，难友们在高波周围又团结起来了。

伪训导所里有一套进行反动说教的课程，如“三民主义”课，“唯生主义”课，“新民主主义批判”课等，对这些活动，高波不是拒绝参加，就是到场和敌人进行面对面地说理斗争。敌人为了掌握每个人的思想动态，规定识字的人都得写日记，高波就是坚决不写！一个特务拿着纸笔要他写份自传，他提起笔来，洋洋洒洒地一挥而就：“回解放区！”气得那家伙脸上红一块紫一块，用竹条拚命抽打他。可他毫不示弱，愤怒地骂道：“疯狗咬人，这正意味着它末日的来临！”

敌人对高波无可奈何，就把他调到了三中队。敌人对这个队最头痛，认为这个队的人都是一时难以感化的，把它称作“顽固队”。高波到了那里显得特别高兴。他逢人就说：“我们这个队是‘红一色’，都是优秀的共产党员，不向敌人屈服，个个都是好样的！”



敌人对这个队没有办法，便到处搬救兵。一天，他们特请叛徒、托派头子叶青来讲“三民主义”。哪知叶青上台刚说几句话，高波就挺身而出，手指着他质问道：“你讲三民主义那么好，为什么‘一民主义’也未实现呢？”弄得叶青张口结舌，十分狼狈，演讲只得停止。

敌人气疯了，事后对高波进行了严刑拷打。但是，高波是砸不烂、压不扁的革命钢铁汉，任凭拷打，就是不屈服。

一九四八年年底，淮海战役打响了。我解放大军即将饮马长江。陷入绝境的国民党匪帮更加惊恐万状。伪金山训导所决定迁往江西。临行前，敌人认为高波不能带走，怕他在路上组织暴动，就派人将他送到南京伪国防部保密局。

到伪国防部保密局的当天晚上，高波就被敌人提审了。

敌保密局的刑室，显得格外阴森。在昏惨惨的灯光下，依稀可以辨认出斑剥的墙壁上滞留着的血痕。屋子中间，放着火盆，木炭烧得通红。一个匪徒见高波进来了，故意夹着一块红炭，掷入旁边的水中，“丝”地腾起一片水雾……

“瞧这木炭吧，烫在皮肤上可不好受啊！”匪徒们狞笑着说。

高波微微侧着脸，纹丝不动地屹立着。

“现在摆在你的面前有两条路：一条是活路，一条是死路……”匪徒们眼里喷着凶光。

“你们还是考虑考虑自己的出路吧！”高波冷笑着说。

高波被敌人吊起来，皮鞭呼啸着，他身上应声暴起一道道血痕。但他哼也不哼，只是不停地骂……

残暴的敌人轮番对高波施行多种酷刑，高波终于昏死过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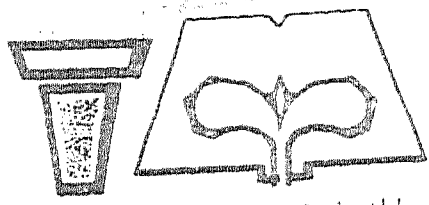
第二天下午，当高波苏醒过来时，一个特务头目凶狠地站在他跟前，再次要他表明态度。

高波挣扎着站起来，使出全部力气说道：

“你们别想用死来吓唬我！我能为人类的解放事业而献身，感到无比光荣！值得欣慰和骄傲！你们这些匪徒只能毁坏我的肉体；我的革命灵魂，是永远不会被你们这些反动派毁伤的！我死后还有成千成万的革命同志跟上来！我们的革命事业必胜！国民党必败！”

匪徒们望着他那巍然挺立的身躯，炯炯有神的目光，不觉浑身打颤。他们在精神上完全被压垮了……

十二月二十日晚上，高波呼喊响亮的口号，在雨花台壮烈牺牲了。英雄和我们永别了，然而他堂堂的革命正气将永世长存，激励着我们无数的革命后代，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奋斗到底！



少年儿童读物

封面设计：黄丕谟

木刻插页：黄丕谟

蔡知新

施永成

死难烈士万岁

*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

江苏新华印刷厂印

1978年3月第1版

1978年3月第1次印刷

书号：11100·019 定价：0.40元